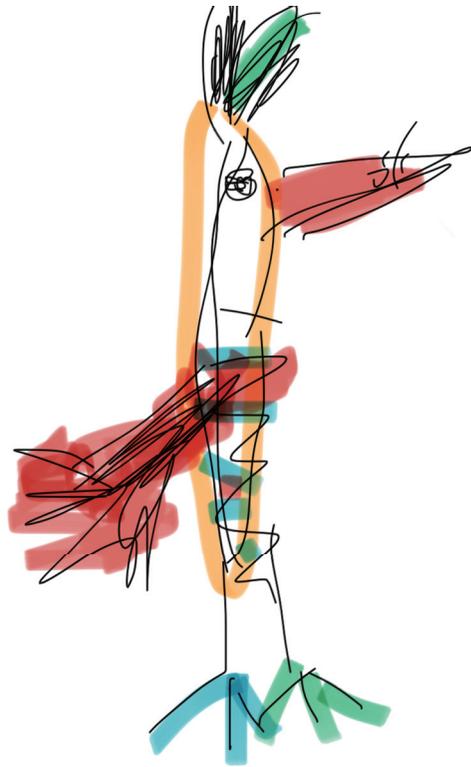


坏蛋继续出版

THE FALLS 三

THE COLLECTED POEMS
BY ZHANG XIU



献给Jimm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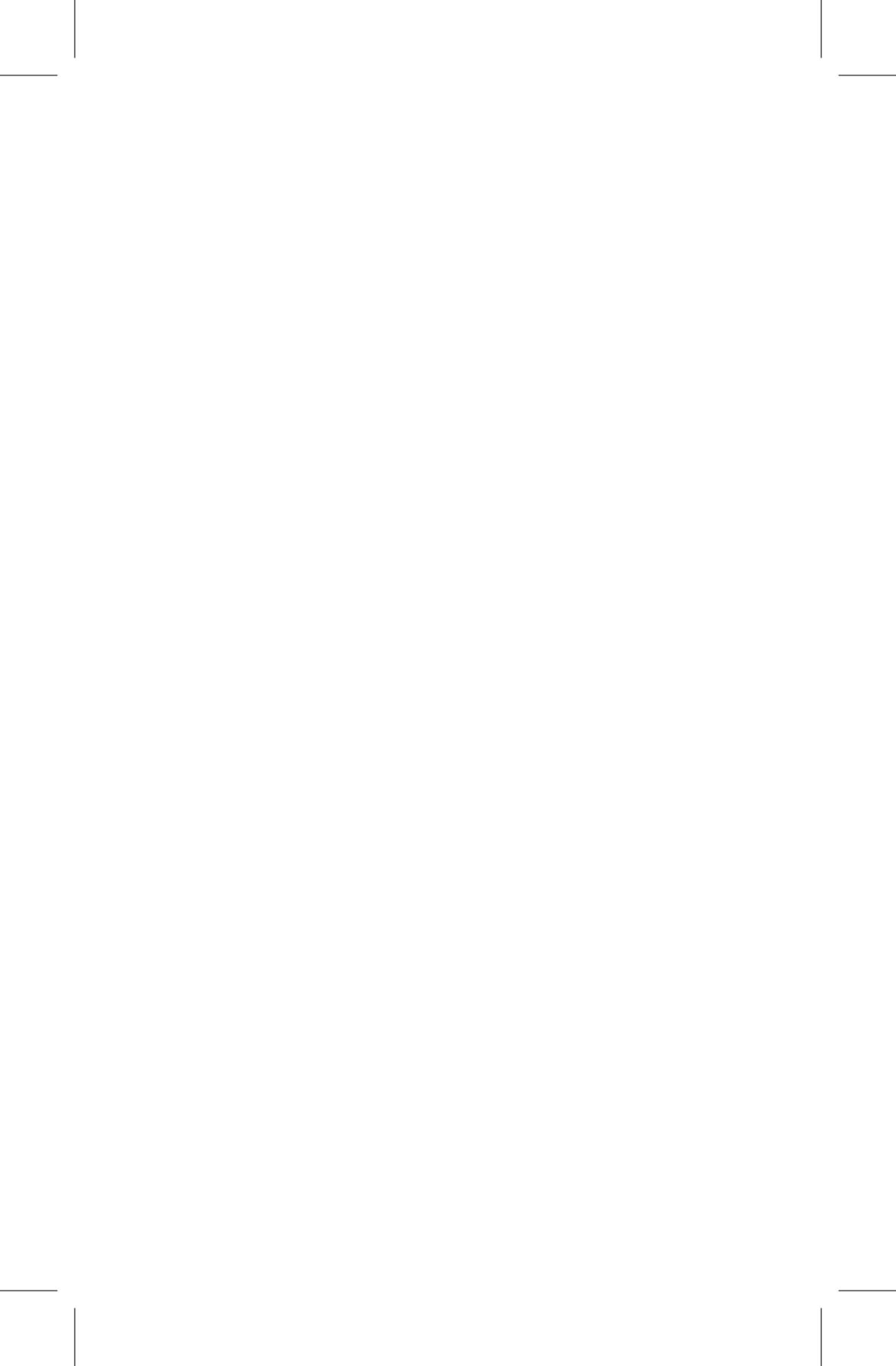
告诉你一个秘密：
不要想念人类。



自按

从对诗的追求这个意义上讲，《瀑布3：2015~2016诗选》已经不算是一部诗集。它是静态的。我放弃了对诗的进一步思考，呈现出的只是一种对语言毫不在意的态度。这种写法给了我极大自在。以至于在一首诗写完后，我会忘了（记不起）它到底写了些什么。从去年初开始，一直到这会儿8月快完，就要正式进入秋天，这种状态给我身体和生活造成一种弱智倾向。这真是太糟/酷了。我需要尽快结束它，进入下一部诗集的写作。

阅读愉快！



鸟语 / 3

语气 (8首) / 10

空鸟 (7首) / 17

有鸟 (50首) / 20

在没有鸟以前(11首) / 54

有雨 (24首) / 60

三首 (17首) / 78

日记 (13首) / 100

过年 (10首) / 111

无常 / 120

桔子 / 123

其它 (119首) / 140



上



鸟 语

1、在没有鸟以前
鸟语满天空乱飞
天空里却没有鸟
走在路上的人抬头看天空
不知道那里有什么
那天空，空荡荡的
去听，也听不见东西
大概如此
在没有鸟以前
走在路上的人习惯低头走路
他怕

2、鸟出现在天空，是在一个明亮的清晨
因为明亮，这个清晨也十分的干净
一头鸟选择一个干净、明亮的时候出现在空荡荡的天空
这符合鸟的需求：鸟是干净、明亮的事物；2、
还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谜。
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会儿，鸟还没学会说话

3、一头鸟在空荡的天空里学习说话

学的第一个字是飞
鸟也只学了一次
学完，飞从一个字
变成一个动作
往后，鸟飞在空中
依然不会说话

4、天空，空空荡荡的
鸟出现以后，天空更加空荡
空荡的天空里，鸟
单独的飞着
它也怕
怕走在路上的人不抬头
抬起头，却又什么也没看见
我理解鸟的这种担心
但大多数时候
又不知道怎么安慰它
鸟语，我也不会

5、学会一门语言
需要漫长的过程
鸟语也不例外
有些鸟
一开始就能说会道
天空好的时候
半个天空都是它的鸟语
遇见心情不好

那更不得了
恨不得整个天空都是它自己的
我估计，在没有鸟以前
天空里就是这种鸟语
那不是真正的鸟语
离鸟语还很远
至少还有一头鸟的距离

6、也有些鸟从来不说话
不知道它是不愿说，懒得说
还是根本不会说
它只是稳稳地停在空中不飞
关于这种鸟，详见拙作《做鸟的方法》

7、仔细想想
鸟说话，有时是听不懂的，很难懂
而更多的时候，我完全不懂
有时候，我站在阳台喝水
一头小巧的鸟飞来停下
我正想打招呼，鸟
扇扇它那对酷翅
抢先安慰我说：别说话，朋友
说了，我也不懂。
有什么办法
这种事它怎么说
就怎么说，鸟最大
其实鸟说什么

我是并不太在意的

8、鸟，它有什么可说的
它没特别要说的东西，从来没有
特别是鸟对鸟，唧唧咋咋
说再多，还不是鸟语
难道还能说出个所以然
鸟不知道怎么说一个东西
几亿年了，它们还在说
顶多也就是一个安慰
说到底，鸟
它最好不要说话
这不是谁
安慰谁的问题

9、那是半句非常漂亮的话（仿佛鸟语）
它只有5个字
我忘了是哪5个字
我把水杯放下
鸟就飞走了

10、鸟语，鸟语
我听不懂鸟语
看也看不懂
这大概是它的优点
特别在鸟群泛滥的时代
鸟儿们聚在树上

加起来比树叶还多
它们东说一句
西说一句
完全没有重点
当然也没有方向
一阵风吹过
它们说，你已经被包围了
天空突然下起雨
它们还是说，你已经被包围了
就好像你已经被包围了
可以包含任何意思
事实上也是：

11、下午 3:37 分

靠在一部 SONY34 寸电视屏幕上点燃一支烟
你已经被包围了

12、再仔细想想，这大概就是宿命

我这样想：起先，鸟并不说话
它们开口只是为了喝水
鸟开始说话
那是对身为鸟的反动

13、1986 年，二妈一个人坐在堂前念佛

她用一根筷子敲木鱼
敲一下，拨过一颗佛珠
嘴上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她念，停下敲一下筷子
接着拨过一颗佛珠，接着念
阿弥陀佛
有时先拨一下佛珠，忘了敲筷子
南无阿弥陀佛，她补念一句
有时连着念 2 句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
一开始她念的乱，但不乱念
没几天，也就慢慢熟练了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仿佛鸟语，不懂她
在念什么意思
大概也没什么大意思
她只是不停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有时快：南无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有时更快：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念的同时敲敲筷子
拨弄拨弄佛珠
敲的越响，念的也越大声
好像越大声越有意思
拨起佛珠来也越快
我看着替她着急
但她并不急，半闭眼睛
念过来念过去

念来念去
就那么一句
怎么念也念不乱：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她就这么念着
从早念到晚
晚上念到三更
忘了吃饭，也忘了做饭
她念的很愉快
我从没见过她这么愉快过

语 气 （8首）

语气

经过树林我看见一群羊
树林比羊大，（个体的）羊
在树林里找吃的（初春的树林，
地上还没来得及长出草叶）
我走在树林里，经过低头的羊群
它们在找它们能吃下的东西
我（低头）走在一条明显弯曲的弯路上
有必要想起一个人，但不一定是谁
3:45分，下午，一片正在改造的人工树林
树木和树木之间，是空的，这才有了在树林
走动的可能，所有的树木（杨树和杨树）
也还没来得及长出树叶，和羊群一样
没有实际的好处，我不会来到树林

语气2

羊还在，是不是上次的羊群，也许是
再次经过这片树林我只想快些走开

树叶已稍稍长出，三月到了末尾
我走在树林里，走两步，停下，走两步
又停下，我想快些走出这片树林，但想的
远比走的多：我想起三，他的房子盖完没有
又想起四和她男票五六上午刚刚分完手
晚上又混在一起，不是我要去想的事，我想
我这么想的时候没有走动，停在一个坑前想着
这个坑不大，大小正好合适，如果仔细去想的话
羊不是，无论单只，还是社会化的整群
它们只管吃，没别的什么需要交代

语气 3

树叶，该长的已从树枝里长出
其中 2 只羊在羊群的外围停着不动
2 个星期后，再次经过这片树林
已是四月。这不说明什么。我以为
我以不以为，树林，它都在变化之中
无非有一种正好在四月：树叶，该长的
已经全部长出，羊群（树林的一部分）
从左到右，还是小到大，数着都是 12
其中有 2 只，脱离羊群、停在树下
不动，看着也不饿，我走过去，它们
也没走开。这也没什么。就当树林是一个
大的整体，我可以在里面随意迷失

语气 4

一棵树和另一棵不同的树在一起
两棵都是杨树，不同的是一棵要远些
另一棵更远。羊停在树下。一只低着头
另一只低着头，不动。两只羊
不分远近，其中一只在树和树之间
另一只在外面。它们都在树林里（羊和树）
我路过这片树林，但没有走进去
不是怕（虽然深深的恐惧，是必然的）
是远远的站在外面，感觉会更流畅

语气 5

在一只羊的心里有没有这片树林
在我的心里我还没准备好。它太具体、
概念、太过于不动：羊，停在树（杨树）
与树之间，最大能大到羊群；树，任何一棵
很难知道它到底是第几棵。但每一棵
都长出了树叶，并且每一片树叶都长在
树枝上。不像是巧合。因为这时，风，还没来
我感到恶心，大概是烟抽多了。没有办法

语气 6

没有风，就听不到树林的声音
风吹动树叶，在空气中发出的摩擦声
并不是单纯的风声。它是风声里
很小的一部分，但很重要。没有它，风
只是路过，无论风多大，它还是没有声音
这是说风声。树林的声音是另外一回事
有没有风，实际上它都不可能听到
那是树林特有的声音：羊，低着头
不知道在吃什么。一个人（她刚刚跑过来）
停在树林的弯路上不动，看着一个坑

语气 7

树对羊说，羊
你在树下吃什么
羊假装没听见
低着头，在树下吃
不知道什么
树说话的时候
我正好穿过风尘经过
有点过了，但还是
听见了树对羊说
可是羊仿佛好像没怎么听见

停在树下，低着头，吃着
不知道什么鬼（反正我也不看：诗）
这样是不行的
我马上打电话给谁
说妈的，四月都快完了
怎么我还没有掉下来

语气 8

该来的时候，风还是没来
树林静静的站在树林里
这时的羊群比树林还要安静
它们也在等风的到来（我不是
我在分开看着它们：羊群、树林，以及天空）
风来了，它不该来的，不是时候
但是它还是来了，风。来了
就来了无所谓，有什么呢
何况它都已经来了。1986年
我们都没想过这个事情，我妈
（她信菩萨的）说，可能是穷惯了

空 鸟 （7首）

《百鸟无踏》（第九节、空鸟）

它不是飞在空中的鸟
最多停在空中
空鸟没有叶股（翅膀）
也可以想象它没有鸟毛
鸟爪，那更没有，没这必要
空鸟是一只空空如也的鸟
最多一只，全世界
也只有它一只
不能最多了，多了不好找，看见了吗
它就停在那儿（天空靠左点的地方）
依此类推

空鸟（摘10）

怪鸟们默不作声
我说过，它们是天上的洞
空鸟也是怪鸟的一种（以前的人

把它叫鷓)空鸟在天上是什么样子
到现在(1986年)我还是不清楚
它如果是一个洞(它肯定是)
这洞有多高,会有多黑,沉默呢
它总不可能比天还要空荡
天,空荡荡的,有时下着雪
也难说,它毕竟是空鸟,空的
再鸟,它还是空

空鸟(摘6)

1986年,午睡做了2个梦
2个都不记得忘了
只记得一个字:三
123456789的3(汉字)
它在一部关于鸟
的小说里出现
后来翻看《鸟史》
才知道“三”
早先是一种大鸟
比鹏大,有3支翅膀
比空鸟(没有)还空
几乎没有天空能装下它
这实在难以理解(但也不是不可以(是不是))

空鸟（摘3）

在起飞前
它已经想好了
这一趟它只管朝
一个方向飞
能飞直就飞直
没必要再曲着绕
但为什么要这样飞
也想不出缘由，总之
这一趟它是飞定了
只剩下 1 个问题
它是空鸟（《鸟史》记载不可能出错）
空的，它怎么飞

空鸟（摘2）

战争很快会到来
时间到，它就来了
领导队伍的
一般总是女人
我听说有一种鸟（是鹞吗）
它落地很快
那天下雨

我站在门口看
是真的

空鸟（摘）

下雨的日子
空鸟飞下天空
来到窗前（我看不见
但隐约知道）我刚醒来
躺着，在床上抽烟也喝水
很可能是病了
连着两个白天两晚上
不想吃饭、说话，做梦
老是重复梦见洪水
我想起空鸟
在空荡的天空
却总想不起它的样子
它不像灰鸟，即便
只在 1986 年见过
也多少有过缘分
空鸟不是，它是空的
没有，我想见也不可能
无论在这种春天
还是下不下雨的日子
它隐约停在窗前

烧着了，能见到的
也只是火焰

有 鸟 （50首）

清明记

1

清明的鸟
经常被雨打湿
一个挨一个
鸟头朝下
停在路边韬光
这个说世道不对
这个又说风向不好
看起来谁也指望不上谁
（那是以前）

2

以前，清明时节总是雨水纷纷
路上喝酒的人走得特别慢

酒不好喝是一个原因
语言不通也是问题
但最主要的还是
以前的人没什么想象力
看见一只打湿的鸟
便以为碰见了鬼

3

《鸟史》上说：在清明，鬼清洁而明净。
《鸟史》为什么写鬼，这事我不知道。
我问鬼。我上哪儿找鬼去。鬼，我也没见过。

4

我坐在窗前，看见一只鸟从天空飞来
而事实上，我更应该说：这下午 6:05 分
我站在窗前喝水，我看见
一只鬼从天空落下
还没停好，又飞了去

5

鬼和雨是一对好朋友
鬼喜欢在雨天喝酒
看见鬼喝得慢
雨越下越大

6

4 月 5，又清明
是为记

与熟悉的鸟相遇

当时分 3 种情况：站在路上不动；
稳稳停在天空；3、不在。
我碰见它的情况是它不在
那会儿天空晴朗，暴雨如注
我从路这边穿越过对面
用了不到 11 秒

工业

农郊，云厚、低，气温 20℃，已秋
河北来的黑车司机站在路边抽烟、玩儿手机
躺在路上的 5 毛钱风吹不动它，看见了也没人捡
上班女挎着大八字风火步，3 天没洗头，08:07
鸟，没停在任何地方停在路上的也只是仅供参考
路口，前两天烧的纸火成了灰堆长出 2 根草
大环境就是这样。在猴子都懒得升天的好日子
写份报告给混废的朋友们，顺道抄送：佛陀、
唯一神、卢照邻和关公。与你们同在！

台湾

与熟悉的鸟相遇一个人在路上走着
她正好是大的同时在变小
鸟不是：鸟是鸟（是吗），鸟的历史
主要来自那些鸟人

与熟悉的鸟相遇

有一天下雨。有一天
没下，只是下了一些雪
鸟随着雪从天空飘落
我第一次见到它们这样：
飞不是飞，落也不像
更不是堕落，它们
就像雪那样飘落。1、
它们不是雪。2、它们
也不像雪那样落到地上
而是落到树上。因为熟悉
这也是有可能（可以）的

与熟悉的鸟相遇

按佛理来说，一个人只能遇见她熟悉的东西
鸟也是。鸟遇见我，是因为我，愿意被它遇见
我是这样想的。我这样想的时候，天空
黑乎乎的，上面并没有鸟。不用想，我熟悉的鸟
不会出现在黑天空。即使出现，也还没到时间
下午（一般而言）天空明朗，我站在路上
抽烟，或者没在抽，只是站着，鸟这个时候
往往也不在（除非下雨）。当然，我们是熟的
要是遇上，我会告诉它我知道，不值得

与熟悉的鸟相遇

天空还没全黑。老样子，我坐在路边数钱
上个月七月份我们见过一次，它看上去还好
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今天有些不一样，它整头鸟
是废的。包括把握风向的那2支鸟毛断了半截
我不知道它出了什么情况，也没问
停了2支烟功夫，它才飞走。但是没飞起来

又八月感怀

天使被无缘故团灭
农民到处找找不见龙

小姨在街上和大地上昏倒
前祖国红不够红（绿，又不够绿）
5、偷窥狂们拉上窗帘、
静悄悄点起烟、又打开空调
鸟无一例外飞去不知道什么地方、1个诗人
洗完澡后忍不住放出她的终极权谋
在 19:33 分……（不一一例举
发动想象，随意造句）……古代来的猴子
刚好 2 只、熟悉的僵尸在准点的银幕上
没有表情、道路上，你突然走的特别昏庸
被我看见又牢牢接住

软鸡蛋

邢和台，组成一句只有一个词语的话：邢台
这两天听到关于邢台的这些事，也在微信看见一些
人不舒服。不知道说出来，会不会好一些
不知道，反正我已经在说了。我说，邢和台
说的时候，身旁没有人，所以我不可能
通过声带说出它。它在脑子里面，很简单一句话
简单到只有一个词：它的声音是邢台，字形也是邢和台
我大可把它换成另外的词，比如，淮和安，但这
又有什么意思呢。人都是会死的，奇怪的是
活着的时候她永远没死。这是 2 回事。邢台
作为山东一个地方，直到昨天，我才知道不是

那是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女，姓邢，山东人
大家同一间办公室，她总劝我不要抽烟，或者少抽
她当然是为自己着想。这没什么。我也没想过
要和她来上 2 下子。她让我对姓邢的人有了世俗的印象
邢台，写到这儿，感觉这个词语已经失效，可以换成别的
回到写。我写的东西是诗（老实说，写别的我也不会）
它的对象已经有了：淮安；写它的述求也在：为了
渡过这软热、厌倦的下午时光。写的技术
那更容易，我至少有超过 1000 种以上的方法
问题（仅仅）是，这些东西是怎么开始的（仿佛一个水漂）
这些又是哪些。但我多少还是知道，只要是淮安
就一定与鸟有关，而开始，它值得去想

好雨知时节，致平庸而劣质的一天

天不亮醒来，醒着，醒到天亮，捣鼓几下出门
去城里上个班。雨在下，算是好雨，七月
七月里的好雨，雨里的东西（事或事物）在雨里
也在七月里，不分先后上下。什么意思，雨里
没有东西，看过去，雨里只有大大小小的雨
我不在雨里，今天出门带伞，一把平庸、
劣质的遮阳小伞，在伞下点起一支，抽着
想一想雨。全世界所有的雨，一场或每一颗
我都不会陌生，我也不可能都见，雨和雨不同

但也有同一的地方，所以它们才叫雨，雨
最传奇的地方，不是它落到地上成为水
是它总能让人想起另外的雨，这是
有可能的。我撑着伞走在雨里，想起泥菩萨
想起一种叫黄杨的灌木，有人常常用它的枝条
塑菩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雕塑师，我上个月
回去老家时见过，上 40 的人了，推着婴儿车
说是二胎。1986 年，我见过他用一根树枝
刮出一个粗糙的小观音，后来他们家族
开始用牛粪养起蘑菇。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坐几个小时车到城里，翻开电脑上班。上班
没什么可聊的，人不应该劳动，打卡下班
雨还在下。国家亟需一场大雨，来的正是时候
在雨里喝一罐百事，可以走 2 里路，回家的路
总是更坎坷，见到一些八辈子都不想见的人
彼此双方都是。没有办法。下了车、出站
雨还在下，雨里还是看不见任何鸟，我有些奇怪
这是七月的雨，有些不应该。但怎么说呢，雨
应该知道它在下什么，雨最大了，在下雨的时候
慢乎乎走去超市买两个朝日，一个海飞丝
飘柔也行，飘柔没找到，回到家。Jm
在看电视，他已经不小了，知道打招呼
在一起的时间还长，躺下来，陪他看会儿 TG

兔角

当我进入睡眠
有一些东西在缓缓
往身体外游
我能感觉到它们
像是一些快乐的东西
我睡着了（做梦，或一个
长长大大梦，我完全不知道）
然后。然后只有醒来
没有一次意外
它们，这些东西
到哪儿去了
为我重新带回全部、光、
呼吸、鸟、电视和雨
也不需要

观音

一个人在路上走
走着走，走过一棵梨树
她突然停了下来，停着没动
在倒数上去南北朝的时候
这件事在《鸟史》里
并没有明确记录

夏天的经验

小姨是传统的农民
她生活的全部
只是为子女劳作
吃过中午饭
我一个人去河边钓鱼
她可能摘桑叶去了
最近这几天，蚕长的飞快
身上颜色在一点点变淡
这种软乎乎的小东西
并没给我好的感觉
我的运气不错
每次总能钓上一些昂刺
而总会有些鸟事（我忘了是哪些）
好像又没那么，那什么，这些事
我们会拖到夏天过后去解决

理由

一个瞎子看见一棵树
是因为她有看见一棵树的理由
一个雨滴是新的
是它本来就新
同理，鬼是

不愿意相信语言
鸟一般来说是天空

软肋在帮助我呼吸

快 50 千百年过去了
我才来到今天
今天，天气明朗
在路上走着就好像
很慢很慢在路上走着
而按而戈的鸡巴说法：这
其实也是一个病句
我操。我鸡巴现在
没有两毛钱心力
病不病的这些鸡巴
鸟毛是搞不完的
还是慢一点
晃去安徽喝点
他们都在

与熟悉的鸟相遇·七月

(我)在路上走着

它从不知道哪里飞来
没有停，引着我
走一小段路
到了分岔路口
它落到路边
在草地上停着
我没有停，它
看着是，但并不是
我熟悉的那头鸟（为什么）
（又是因为什么）
照这么来看，七月
好像是有些多余（或别的）

MF30和鸟

你会不会哭
如果你突然感到
你是一个人（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两个的一个）
在曾经任何时候
都是，而不是别的
乱七八糟什么
我可能不会

在奈特曼附近等晓晨从静安里走路过来

一个大师走过来问我：看手相吗
我自然不会理她，这种鸟人
她停下、鸟瞰着我

鸟在六月末

百事不是蓝色的汽水
它只是罐子是蓝的
我喜欢百事，虽然它
并不是最好喝的汽水
但也是足够好喝的汽水
好喝到足够凭空想起一个朋友
小虚，听说他最近去了淮安——开场白
就这么瞎白话几句，以下正文：
鸟在六月末依然颓暴，这取决于它
对偷工减料的生活感悟到了何种程度
战斗，在打响后从没有过停歇
不会游泳的猫（1986年）在树荫下
只剩下不到6条命；一条（|<——此处，
光标闪动）河，沿着大陆向东南方向流去
一张牌闷着，慢慢翻开后
终于不再是方片3，再翻开，我没有看
而那个始终坐着的人（不是我），打开窗坐着、

等着预告中一场傍晚的中雨
但这时，她们都出门去了：起初，我这样想
后来我又没这样想。等电话！

过某路口有感

鸟：从天空落下
落停在树上
停稳后，雨
从天空往下落。
感觉上，没有一颗
落对地方

分别

鸟停在树上
它刚从天空下来
假设它不知道
这一切

不攻自破

一头鹅没有骨头
跳舞蹈的人忘了歌词
也忘了吃药
1+3=1（或者不等于）
翻过一座山后
开始变慢
衣服后背写着 SHUT DOWN
仿佛 6、一个干净的杯子
摆在桌上……佛
弹了 2 下（2004 年，它是
一个女人的名字）手指
而你，你是你
脑门上的一根头发
而硬骨头死在上甘岭
仿佛 7、可以歇会儿
那就暂停
歇会儿（已经好久
没有遇见熟悉的鸟了
仿佛就在昨天）
给鸽子一块糖吧，给它

我想要的那些东西

钱：算不上有多想
运气：我还活着
与一头熟悉的鸟相遇：这有点难，
1986年已经过去了。
还需要有什么？一个
好看的发型、一根皮带、
可有可无的写诗才华？
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关二爷
我想要一只棒球有时候
想要现实感一点，就像喝一碗粥
的时候最好来点玄幻电子
那样就能极方便倒推出徒劳的形状
其实是一条倾斜 35 度的正弦波
除非你不是神而是一个方点、
等等诸如此类，都行，暴累之王
我想要躺下，现在。躺着，在一条
大型沙发中间无时速飞行

鸟在五月末

鸟在五月很少开口说话
在阳光下看见
它停着不动
走去阳台望着它飞
空气里它只有单独的一只

老实说，这些分别都可以理解
(从《鸟史》跑出来的大都这操性)
我在上一个五月认识它
它就已经是这样：停在路边不动
我走过去，它也没飞开
正要停下对它说话
它干脆不见了

与熟悉的鸟相遇11

(10分钟后：)我坐在路边等它
它停在天空没有飞下来，估计飞下来
也不知道停在哪儿。没关系。大家
这么熟，也都很开放，不存在
我是实在太久没见，才想起
什么时候接个头。正好，四月末
它路过天空，我坐下没一会儿
它就到了。我没有把握。四月
最好不要和鸟见面，见了，能说什么
不见，(理所当然)那也是见了
事情就是这样。我是因为没招，它倒还好
作为一头熟悉的鸟，它有可能还是一头喜鹊

稍作停留在一张纸上

因为没有主语
事情就变得不怎么确定
它可能是一只鸟
又或者 1、2 头蚊子
或者，还是别的
那样就能确定
它一定是停在
纸张的边缘

四月

四月的天空以晴为主
如果下雨，雨滴也是倒着往上飞
下雪，则更不可能，一个简单的月份
雪（它本身就很复杂）的形成
需要更复杂的过程并且唯一
并不方便在四月、风和日丽（哪怕这天
一整天的我都没出门）它突然到来
风就更不用说了，四月的风
不论大、小、高和低
我根本听不见，当然了
也没人像我这样说话，有一句

没一句的四月来，四月去
说了就忘，忘不了的，也记不牢
总之，因为某些不知道的原因，在四月
我只能想起鸟的一种：喜鹊

蒸发密令

法律和鸟
是搭不上边的概念
与一头熟悉的鸟（喜鹊）相遇
我在喝可乐，它停着
在路边望着空荡的天空
我和鸟，我们在彼此的时空
相互给了差评

一根绳子的短、长、结果与过程

（人的生命不是无限的）
作为一个老派看鸟人
他来不及关心题目上的这些
当时（1986年，秋），鸟
已经被简单的分成了2种：有且会飞；

2、没有，是空的。其次
才是不可能但会飞

茱蒂

对跑步没兴趣
很少去动物园看鹅
我不可能认识的少女茱蒂
(19岁，江苏淮安人)
可能是一个指望当尼姑的
夜店酒水工，当一个人
不小心感到伤感时
(潭柘寺在北京门头沟)
她总用轻功跳楼
后来用熟了
成了鸟(反正不是鹤)
落地也很快

二月的天空

二月的天空很空很黑
空和黑都很的没有道理
一个黑人(我们看不见)

倒立在空中（为什么不是鸟）
2个乳房微微有些下垂
因为地球引力。2、
二月的天空还很低很低
这更没什么道理
低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
很低很低是指一个坏人（特指我）
想要的一种美和好，或者
美或好其中一种感受
在二月（一月已经过去了）
很空很黑的天空下（我努力了）
但它终究因为太空太黑而没找到

方块3和鸟

傍晚，天空还没黑
我走在路上着
一张牌盖在地上
翻开看，是一张方块3
傍晚，天空黑不黑
我是不是在走路
看见一张纸牌
（它盖在地上）
还是看见别的
初一想，它们之间

好像没必然联系
可要是仔细想
那这一晚上
我就别打算睡了
何况除了这张方片 3
题目里还写着鸟

连长

昨天，还是前天忘了
在路上走着
又看见它的影子
它在空中，不用看
是以前认识的那头鸟
认识，但老实说并不熟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更不是这一世的事
上千年前，它就已经
在头顶上空耗着
搞不清楚它的动机
诉求，还是有什么具体想法
一概不知，但我知道一点
一定（不能）不能抬头

在路上写等会儿读给Jim听的睡前故事

草稿：在很久，很久很久和很久
不知道有多久的以前，天空上没有太阳
完全没有星星、云、波音飞机和小鸟
超级飞侠、龙等等这些也没有
那天空空荡荡的，非常空，空的来
只剩下了天空。怕不怕？
没关系。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天空
突然下起了雨（rain），雨很大，每个
有你的拳头（举起来，对）就这么大
这些拳头雨落到地上，啪嗒、啪嗒响，整整
下了有100天，把天空都下空了
小朋友们抬头往天空看，看到
整个天空都不见了

安徽大厦，给恶鸟（贾冬阳）

一个有海的地方
最好还有一个看海的人
有一个看海的阳台
用来仔细看海
06年，下楼走路
路过不远的海南大厦

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我们说起过。2、安徽大厦
安徽大厦在北四环
每天，我只要去上班
就会来回 2 趟
从那儿路过
虽然每天路过
但却从没想起你
直到刚才，因为安徽
我想起了淮安
才想起停在半空
《冷饮》中
那只熟悉的鸟

秋天，村里来了木匠

木匠在堂前修一把椅子
跟来的鸟躲在柴堆里
不愿意飞出来
它要等木匠离开
才会跟着一同回去
秋天，当地不是下雨
就是一连几天下着秋雨
木匠离开不久
一个女人也走了，1986 年

3DO

我以前自带节奏，有过倒退着走上3里路的辉煌
也曾经回到起点去追一根鸟毛，追了3天又3天，它
还没落地
但现在，现在情况不同了，这套已经玩不转了

鸟在中午 从一根树枝跳到 另外的树枝

一棵银杏
掉光树叶后
成了一棵冬天的树
“你在做
什么？”
“我在写诗。”
一个还没熟练
说话的孩子
他的玩具
是握在手上
一个带黄帽子的
塑料消防员
中午，再过会儿

他必须一个人
去床上午睡

柴油

看着，但不看见
说了，却又不负责
野兽在原地搏斗
鸟不在飞过的每一个地方

一头鸟落在我身后

我转过身
看见一头黄鸟
它背对着我
不说话
黄鸟是一种
翅膀狭长的鸟
不一定通身全黄
但一定小巧
在《鸟史》里
作为偶尔出现的鸟
黄鸟从未出现

记忆中，1986年
或者1986年的深秋
我也只在不好的
季节里见过
不记得了
等我回过头
丈夫在路前面
早已走远

十月和十一月

十月，太阳从北方升起
烧上一天，还是从北方的天空落下
我有时站在窗前抽一支烟
一支接一支，忘了喝水
顺带也忘掉一些往事
整个十月，没有离开地面
想去的地方大多在附近（在一块空地上，
我见过一头喜鹊，它也是我熟悉的鸟）
十月在北方天气转冷，树叶
和树叶之间，通常没什么不同
我因为缺乏信仰，几乎没有孤独
十一月也是好的月份

星期一

to M.

我不是一只船，一头
停在帆上的翠鸟，不是
我可以是任何人（包括
一只鞋）在星期一
但不是船
船头上的鸟之类
不是这些
星期一，小矮人
不去参加派对
幼儿园大门
在 8 点正关闭
你看见我
捧着一碗饭
跑进雨里
为的是找到
这种感觉
又迅速丢掉它

充电

企鹅下的蛋
有可能会被大的海鸟叼走
我知道有这种事
是在昨天下午
起风的时候
我站在窗台前看风
窗台上摆着：一盆雏菊、半盒烟、
2支塑料火机、一个喝干茶水的蓝杯子
(不是这样的顺序)

虎豹小霸王

中午的树不动
风吹它，它动动树叶
风大一点，树还会晃几下树枝
树就是这样，一种不怎么动的东西
动，它也是被动
中午，一个跑步的女人从树下经过
树没有脚，这奇怪不奇怪
不奇怪。假设树有脚
这也不奇怪。一棵随便的什么树
停在路上不动，这有时会让人觉的有点怪
怪在哪里，好像又说不上来

树本身并不怪，中午也是
但中午，一棵树停在路上一动不动
想想还是怪
也可能是我多想了
或者想它的方向有些神秘
中午的树不动，跑步的女人慢慢跑远
当树动的时候树动了 1 下，1 小下
不是风吹动树叶的那种动
至少是树干震动了一下
我等着它再动 1 下
但迟迟没等到
树一动不动停在路上
特别像一棵树、一棵不动的树
如果它再不动一动
那又有什么办法
这是它自己的事
树欲静，而风不止
想动的时候，风又不来
这时，跑步的女人掉完头又远远的跑了过来
树不动，我这样想，人挪活，树移死
说的不一定是真理，至少也有道理
一棵不动的树，它的道理是不动
鸟的道理是停在树上，不管起风还是落雨
这些年来，鸟还有一个道理：鸟会飞。
说远了，道理归道理，最近的日子
对具体一个词、它的语法，甚至句子
和句子之间的关联，中午 12:35 分

我都不太确定，我这样想：
一棵不动的树不动
这会儿大概已不是道理
对一个射手，顶多是中午的困惑
不动，那就不动，没什么（所谓，或了不得）
跑步的女人跑着从树下经过
鸟这时必须从树上飞开
跟着鸟我看到了天空

算命

在一个一直在的地方
雨，还要等些日子才下
风和鸟完全没有，也没音乐
我到那里时，已是
9月的最后一天

沥青

For Little Ryan

要下雨了，下午 3:23 分，有风
我关掉飞车游戏，走去阳台望气。你（1岁）
是加拿大男孩，目前住在酒仙桥后沙峪公寓 3 楼

202# (中国, 你老爹家)。你不是中国人, 这里的大部分东西与你无关: 关于这个, 我们留着以后再说
快要下雨了, 天上破了一个洞, 不知怎么搞的
风水不好, 还是什么, 最近, 天空总在漏气
鸟也飞失不少, 我劝你老爹多换点美元, 他说再等等吧
算了, 他是个反应极慢的金牛, 而你是狮子, 狮子未搞定他! 只是世界暂时还不属于你们。在下雨了
今天周末, 等雨停, 我得去整理这个月的诗, 要是不停, 不会的, 是雨, 它总会有停的时候, 雨么, 一般是这样的, 这是经验。雨在下, 我正看着它们。

田径

走路, 远远路过“鸟巢”
了不起的建筑, 8万座位, 全钢材结构
现代艺术的巨型垃圾、完美一泡鸟
100米不到10秒, 牙买加金牌和直立行走
当我小的时候, 田径是我喜欢的运动, 5点
天不亮起床, 去满是雾气
和露水的山路练习长跑和呼吸, 而现在
我吭哧吭哧走去地铁回家。鲍勃, “一个人
要多迷糊, 他才算醒着?” 鸟在倒飞, 豹子
停在路上叹气, 出来混的, 在8月的傍晚
一个劲地回光返照, 然并卵, 附近
没有一点美好的东西

一头熟悉的鸟落到路上……

吃完晚饭，我沿着
群芳南路夜行
它停在路边
路灯照射在它身上
几个秋天没见
它看着成熟不少
背着我（不动，不说话。）
这是它喜欢的方式
对一个我这样的坏人
独立而沉默，暴力
并且绝不合作

11

一个干净的杯子摆在窗前
窗外，一只鸟正好从一颗雨边上飞过
一个人端起杯子喝水，这时杯子刚好是空的
2、2 千年前，栽培水稻的技术已经成熟，天空
时好时坏，当地农民的哲学基础还很薄弱
未来是什么样子，过去就是什么样子，菩萨说

以上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对于一个杯子
一个摆在窗前、干净的杯子，它的主要性可能是

1

喝水

鸟从远处朝我飞来
飞过来停下，对着我说：喝水。
有时，我站在窗前看风吹动树叶
我并没注意到，其实风并没在吹翻树叶
风静静的，就好像它已经停了（等于没有）
也有这样的时侯，一头还可以的鸟，朝我飞来
我注意到这时的天空，正在下着雨
由此可见，鸟，它（有可能）是
一种带有提示意味的东西

2天没见到云

一个在风雨中卖盐的女人她长得也不难看
风雨外，一头在天空里游荡的鸟，2个礼拜了，还没有
找到大部队

在没有鸟以前 （11首）

在没有鸟以前

天空，空荡荡的
天上什么都没有除了天空
天和天空也因为空
常常被人搞混
鸟的出现是一种进步
它让天空不再空荡（或更加空荡）
让天突然变得至高无上（又可能只是一股气）
同时也让人认识到万物
皆可翻译，累了就要睡觉

在没有鸟以前

尤其到了九月
天空下着雨
避雨的人
停在树下不动
因为没见过鸟（想见，也没有
见了，肯定也不是）
雨又老是下个没停
她感到空虚，甚至起怀疑
自己是不是快要怀孕了

在没有鸟以前

在更深的天空里
甚至在有了鸟以后
在还要深、最深的天空
那里有什么
见不得鸟的东西
是我想知道的
但又怕

在没有鸟以前

也没风。这个结论有待商榷
尽管它是事实。但在没有鸟以前
一个人怎么会相信这些，虚头巴脑的
即使鸟大量出现，亿万年后的现在
信的人，总归还是极少数几个，不信的
即便鸟在她梦里反复打洞、造反
醒来后，她还是会接着堕落

在没有鸟以前

掉下来的龙
因为没有力气
没法再回去天空
从此遗留人间
成为祸害
这事不好怨谁
鸟，本来就没有
龙，它自己也是受害者
主要还是当时的人类
饭没吃饱几天
却热衷于上山下乡
搞什么偶像崇拜

在没有鸟以前

天空里到底有没有鸟
应该没有，如果天空比鸟早
《鸟史》上的解释是：鸟
最早是天空的事物，没有鸟
就没有天空。如果这说法没错
那我现在正看着天空
2分钟了，为什么不见鸟
经过证明的《鸟史》不可能出错
好吧，你说，那大概
是在没有鸟以前

在没有鸟以前

一粒种子落到地上
三年后，它长大
长成一个雪白的大蛋
有人看见了，说
这是什么东西
也有人知道，说它
是自己家的龙生的蛋
不知道怎么飞到了这里
再三年，还是雨天

蛋不见了，不见得很突然
人们这才想起奴隶制
可能已经落伍了

在没有鸟以前

叙事还很难。一个石头停在天空
看不出它的开始和发展、高潮以及结局
看石头的人等了3天，3天后
她实在饿得不行了，便随便找了一个理由
回到家中。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

在没有鸟以前

风吹起树叶
仅仅是风吹起树叶
一个人在路上走（秋天）
却不知道她在走什么
天亮了，很快天变得更亮
远处看见雾
丈夫也从远处走来

在没有鸟以前

我们在喝百事
她一个人停在雨里不动
我们喝着百事看她
一个人停在雨里
她像鸟，雨里的那种
像了一会儿
又哪里都不像了
百事最开始是美国的一种汽水
后来在我们村也非常流行

在没有鸟以前

鸟飞在空中
没有人知道那是鸟
2、在没有鸟以前
是没有鸟的。作为总结
Jimmy，你已经睡了
告诉你一个秘密：不要
（过多的）想念人类。

有 雨 （24首）

对雨的思念7

看到这个题目（不用管7不7）

有人可能会不清楚（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它说了什么。对雨的思念，仿佛有2个意思：

对雨的思念和对雨的思念（还可能更多）

我个人的理解和建议是，没关系，朋友

它是好的，OK的，可能你是想多了

对雨的思念……

03:32 分早醒，醒着
不确定听见的是不是鹅叫声
像，也不远，就在
路对面的荒地里
听了会儿，来阳台吃饭
雨已经停了（雨怎么可能停
除了路灯，周围黑乎乎的
看不见一毛钱东西）
吃完饭，抽会儿烟气
还是不能确定是不是鹅
（能想到的，小时候听大人说过
有可能也是乌山魑）

对雨的思念10

8:03 分早上外面下着雨
她想都没想，从屋里走到外面
停着，想会儿，又走进雨里
一场大雨（雨的范围）
雨滴不大，大小
正好合适她

在雨里随便走着
她走得很随便
没特别要去的地方
远近左右
雨都差不多
在雨里，她想抽会儿烟
她点燃一支烟抽着
一个雨里的人
朝她走来
走得很随便
还没走近，就走开了
这种情况下
一个人想去挡
是挡不住的
思念（进化、包括各种手段革命）
也一样（它就在那儿）

1986年，对雨的记忆

通过雨，主要通过落雨的声音
我记起一个人：1986年，她在一个雨天出门
不知道去哪，出去后，院子里的雨越来越大
我坐在门口喝水、看雨，听听雨
落在地上的那种声音
雨的种类数不清多，严格来说

落过多少场雨就有多少种雨，哪怕一场雨
它也分前、中、后：前雨来的急，中雨时间长
后雨，一般要停的慢些
有时又不是，突然也就停了
只有落雨的声音常年不变
那是雨，落到地上成为水的声音
有时我有 2 种想法：是不是每场雨都有人见过
2、要是见过，是不是每一场雨都有人记得

缓酒有所思7

该忘的，已经忘差不多了
忘不掉的，记住它也没什么鸟用
还剩下什么？一杯摆在桌子上不动的水
曾经是一杯被摆在窗台上干净的水
它让我想起（不是联想）一个雨里的孕妇
因为忘了带伞，也忘了走动
问题是，任何一场雨
它都有停的时候，除非
它可能不是雨

雨，有一天下了，有一天没有

没下。不光雨，雪也没有
整整一天，一个人站在路上看着天空
她哪里知道，天空它实在太天
太空并且传统，是看不完的
我从她旁边路过
也只有轻轻叹一口气：
一个淮安人，看天的方向不对。
有一天是这天的前面一天，早上
早早下起了雨，雪，也下一点

雨记

有些人没见过下雨
也不怎么信有雨这种东西
其实没必要，雨是有的
我正看着

B

在路上随便走着
走过一颗矮树

没有停下，在前面
还有一些差不多的树
这时候慢点听
能听见风
吹起树叶的树叶声
掺和在风声里
往前在走 2、3 棵
就掉下一些雨
有点突然

百威

熟悉风的人知道
风和树叶是一对好朋友
就像雨和早晨的鬼
相互间总是难以原谅
前提是它们被逼
在一首诗里

花朵

我抱着一个纸箱走出车库
不是因为 3 万种原因里头的每一种

可是一棵树，它为什么在雨里
不动，同时又被我看在眼里

风和投降

（她已经准备好投降了）
奇怪的是
只要一点风
就能把她吹活
（特别是在今天
下班路上，下了2场阵雨
下完后，又没下了）

旧王

下雨了
也应该下
今天是王
回来的日子
燕已经匆匆
飞回巢中

我也的
早点下班
去路口等着

朋友们

没雨的时候，他会到喷水笼头里站会儿：
10年，有的超过10年以上。礼拜五，晚上
坐在一起，喝点，说说什么。往东说一下，西
说一下、二下（在04年，它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到最后，说的都是自己那套，5小时酒桌倾销
播传烂熟胸口的超世领悟，小巧而精致，从天才
到再来2瓶。曹寇带来的鲁妞，像南非来的
吉卜赛人：默默刷着手机上的电量。小平
回老家去看他老娘，不在酒桌上，这个时候
没有一点肉的消息，小虚说，可口可乐和百事
打个电话，他说。他起身打电话去了。没人知道
他在搞什么。房地产还能挺几年，美国也一样
而事实上，时候一到，大家都会死完：挺好的
我们还活着，手上抓着杯子，不愿意离开。

张三

每一个星期一
过后，是每一个
星期一。一个走路飞快的女人
是我见过、倒数第二黑
的女人（随便哪个）
那天不是：星期三、下着雨
单翅的鹿停在梦的外面（停着不动）
不像你（是谁）想的那样

迷失的举人

听我妈说，那年
在快要生我们前的
有一天夜里，她做梦
梦见她在村头的
水渠里洗衣裳
六月天，又是中午
天空来的热
她正低头洗着
突然听见有人喊她
起头看，是一个
站在马路上的人在喊

让她快些看前面
有好多鱼游来
我妈看见确实是有
好多的鱼顺着水游来
连忙放下衣裳
拿起簸箕捞起 2 条
这是 2 条用一根稻草
穿在一块儿鲫鱼
后来没过半月，1989 年
7 月的一个雨天
她生了我们
那个马路上的人是谁
认识吗，我问我妈
她说不认识，从来没见过

字体

你来吗
我在等你来
来了，我就走
这里最大的数只有 1
天空不管刮不刮风
它都在刮风
来吧，你来了
我就走

节目还没开场
报幕员是个处男
五星级犯困
正抱着一个花盆发功
荡妇们迎风招展
一个个的翻着白眼
在嗑瓜子
这里有大量短暂
但是好的欢乐
你要来
哪怕苦一点
也要赶来
再说，我等你
已经很久了
我来的那一天
是个下雨天
一来，雨就停了
起了风
放学的孩子
在泥路上斗殴
龙从不知道哪里游来
在云层里翻滚交配
我不该来，来
也是为了来等你
我在等
但你在哪天来
你来，天空可能下雨

也可能不下
但我要走
我走了
风就停了
这里不再留下
多余的事物
除了那根天空上的稻草
连停止的风我也带走
还来吗，你来
我可能已经走了
即便不来，忘了
又或者有事来不了
我也得马上动身
你一定是来了
翻过三座山
再走三十里路

Jimmy，不要在你的行星上吐口水

有些坏事正在发生，不好的那种
这说明坏事是会发生的，在有些时候
三、坏事是不好的事
有时候，这些不好的事
让一件平常的事
给我一些还好的感觉

3个人，她们刚从外面回来，雨停了
晚上，可能还会有风雪
坏事是一些相对不太好的事，Jim
有时它会来
在不好的时候

山水

一把雨伞打不开
原因之一可能是它坏了
一把坏伞能不能打开
这要看开伞的人
愿不愿意，还的看
伞坏在哪里
但这些都妨碍
一把坏伞打开
与不打开
它都是一把坏伞
假设它就是一把打不开
坏掉的伞，天空
又没在下雨，那一个人
她为什么还要举着

安排

05:34 分，醒来，在一个雨天
追会儿梦，趁它还没散开。它像梦
又不是很像，很轻，浅浅的，就这样
俗话说：在没有光之前，某尊
一直在黑暗中沉思。
用火苗点上一支，呼吸
呼和吸
呼气，之后吸气
之后呼气，没有错
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这一切”，什么意思
它有什么意思
安排什么毛
这一切，hello，有人在吗
醒来，在 05:55 分
东八区
起床去窗前站会儿
一些植物（杨树、银杏、
草什么的）没有云、秋天
几辆车和天空
（空荡荡的，正在下雨）
雨在下，天（什么东西）
空荡荡的
很空，荡荡的
什么意思

秋天
秋天什么？
？？（OF）
就这样吧
去钓鱼

最高指示

在一片乌云下
女的说，等会儿会下雨吗
等了一会儿，男的说：
不知道。
6、70年了
当地的最高指示照旧：
饿了，就要吃饭。

3岁，for Jimmy

今天有雨，雨不小，天空阴沉
天有时会下雨，有时晴或雪，有时有风
有时没有：没有风、雨，更别说下雪，这时
天只是空着，空荡荡的，仿佛天空。
但今天是雨天，雨，不小也不大

下雨的天空照旧空荡，我在雨里抬头看
老天，这哪里看得到头，天太高了，空荡荡的
高到都不知道天在哪里，空荡到我都忘了天
和天空的不同：我们可以说天，很高，但不要说
天，很空荡。空荡，只属于天空，天是另外一回事
但既然今天下雨，又托您的福，说说也无妨啦

阶级

这是星期五
下午，或傍晚，或
天空低沉的下班时间
06：12，即将雷电大作
所有车都在四环上，最新款 BMW、林肯、无牌摩托、马、
长颈鹿、调频 105.5 兆赫和 90.8 兆赫，离开城区，以每小
时 100 个蚂蚁时速，2015 年。“要对一切保持无动于衷。”
佛还说，“眼不见为净。”天空挤满励志大神，冰雹来了，
还有雨和风、大风，接着狂风，接着暴雨和极长的分叉闪电。
无动于衷。
从望京到四元桥，至朝阳公园，07：39 分，所有人
都是宇宙中心点，基本思想为没有。此刻
如果有一听朝日干啤在手，值得写首诗，送给
恶鸟、东京湾小虚、抛弃枪的子弹
以及风湿痛杨黎，TED、frank

以及在 08:46 分 and 任何
会遇上 的时候，无动于衷。

股票

大部分的雨落到地上成为水
也有的落到树叶上，和叶子一同落下
有的直接落到河水里消失不见
归宿不同，但都一致是落的动作
下雨是另外一回事，雨只管下
下在什么地方，会不会下错
往左，还是偏右下（等等之类）
一般没有明确的说法。古往今来，以及往后
只有一颗雨例外：下到一半，它改成落
落到地上，还没触地，便反弹
回到空荡的天空。
这颗雨一直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我想它应该叫：猫。

认识的人，没去过乞力马扎罗

10
是十，不是 1 和 0

10:36 分，现在是 37 分，多出 1 分钟
这多出的 1 分钟，我刚好用它来打开一扇窗
同时还想起一个人，想起她三年没回家
等回来了（1987 年，那是一个下雨的早晨）
她站在门口，不说话，看着也不饿。我看不懂
一个 3 年没回家的人，她有什么急事，急着
在一个下雨的早晨突然回来。她还那么空荡
就好像刚游完泳，在一条没有水的沟渠里
那样难以总结，特别是在不小心而感到一些
无望时，10 已经是很大的数目

三 首 （17首）

2015年12月11日近处有霜，等待三首

阳台，清晨
一个剥开的桔子
只留着这个桔子的皮
一个烟头（折弯后）
立着，在栏杆上
一张枯树叶
结了霜
反面看不见
一个站着喝水的人
是一个抽烟的人
在想象一首诗
可能需要的
词汇，在不确定的语境
反复调试几个语句

以评估它的变化、随机感、
概率，等等。一泡鸟

想了一小会儿
她从才厨房
取来桔子
摆在烟缸的旁边，不吃
接着修剪那些
无故的指甲
叹着气
也不知道究竟
在恨谁，在心里
有很多李白

依靠一只手，很难遮住一整个天空
能遮住的只是天空有限小的部分
她倚靠在一枝杏树下，树上，早就没了树叶和鸟
10:27分，上午：阳光穿过天空，照，或
射在她身上，好的那些，迟迟还没来

1986年秋天，灰鸟三首

秋天，我站在窗前
等灰鸟从不知道的地方飞来

一个下午过去了，它没来
我只好继续等
第二个下午过去了
它不但没来，还托了人
告诉我，说不用等了
接下来的日子
基本在下雨
秋天倒数的最后一天
我还站在窗口喝水也等待
我知道它不会来
但万一，不小心来了呢
毕竟它不是一般的鸟
是灰鸟

秋天了，我有许多话想跟灰鸟说
也只能跟灰鸟说。有 2 句
以前跟它说过，它可能忘了
有 1 句，是它对我说的，我想还给它
还有一两句，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是当着面，还是说算了。灰鸟
它毕竟是灰鸟，不是一般的鸟儿

1986 年，我朝秋天的天空喊上去 2 句话
天空空荡荡的，不是一般的空荡
这 2 句话很快消失，而天空就这么下起了雨
那天，灰鸟有没有飞去天空，我不知道
它有没有听见我的话，我想应该是

不然，第二天下午，它不会托人，告诉我说
何必呢，我只是一头灰鸟而已，我又不是灰鸟

2015年12月26日有时有小雪，乘法三首

我加上你
我们在一起
是两个人
还是我
照样还是加在一起
但是，是与一头鸟相加
结果却等于另一头鸟
(它偏小，看着
也更小心些)
我有些想不通
也问过你怎么看
那会儿你有些失落
说无所谓
过都过去了

两个木匠到村里来
到达前，河上的桥被大水冲走了
他们在山上砍了些树，搭好桥
很晚才来到村里

雪，下了两天两夜
接着又下了一天
今年的虎山
格外平和
阳光下，挨饿的虎
趴在山顶休息
它睡着了
它，睡着了吗
从我的窗口远远望去

2015冬至，三首

今天是冬至
然后呢
(11:00 A M
起床、烧水冲一杯茶水
不出门、陪孩子聊几句英语，What
are you DOING
How do you feel today, Jim
想念一个不在的朋友
想一会儿，听听歌
六个多，还是七个少
发几个短信
抽 2 根，它算什么
狗屁，连狗屁都不是

不说了不说了)

1986 年冬至
外婆煮了十个汤团
给鬼吃
她是我的外婆
冬天煮了一锅汤团 (十来个)
不给我们吃
那是在 1986 年, 那几年
外婆常常买糖水罐头
给我们两个吃

雪还没开始下
鸟却从天空
落到地上
不止一只、三只
是一大群大鸟从空荡的天空
一只跟着一只落到地上
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1631年七月初八，天空多云转阴，抬头三首

大 我 下 把 用 隔
概 电 午 我 一 壁
村 话 二 家 个 的
头 他 点 的 摇 光
信 ， 半 鹅 晃 棍
号 也 还 催 的 裘
不 不 没 了 摆 三
好 接 醒 眠 锤 尺

没有一片雪花
不是雪花
即便在古代
天空也照样空荡着
想起不知多少年以后
才有喷射机这样的东西
我还不如去上风头村
多卖几斤碳
趁天光还没黑尽

一头鸟飞进天空后
再也没回来
不是说它飞失了
它只是停在空中完全不动
我有些担忧，有时
一家人正在吃饭

我放下碗筷
走去窗台上看
它好好的，没往下掉
有时是冬天
社会乱糟糟的
一时半会也不知道
会不会有起色

黄鹤，早醒三首

仙人骑的鸟
要是没见到仙人
它就只是一只早起的鸟
鸟停在窗前（天黑乎乎的看不见）
我们好久没见
不知道它
原谅了自己没有
还有既然，走都走了
为什么还要回头
鹤没那么好当

想起黄鹤楼
我就想起了胖子
邓兴，这会儿6点多
醒得早，我在

洗手间抽烟
用的是黄鹤楼的火机
黄鹤这种鸟我不熟
崔颢、李白和汉阳树
也只是听说没见过
特别是汉阳树
那年 03 年
你知道我住在汉阳
已经过了冬天
一个下雨天
我走去黄鹤楼
下面的江边找你
你不知道
因为实在没钱
不太好意思
还没过长江一桥
我就回去了

一个字怎么读都不对
读对了，它反而成了另外的字
它的意思我懂
比如鸟，我一读它
它就飞远了
不读，远远看着
又好像喝可乐用的吸管

吃甜筒的人在看一只象，大雾三首

过了今天才到明天
有些事没那么急
急，也急不来。还有
一个不需要象的人
她明显也不需要
一个总的开关
就这么 2 点心得
现在，我得出门
去买 500 块钱的电
在路上，有的话
准备看一看鸟

家里托人寄来一些年糕、
两袋芝麻，半斤豆皮
这意味着他们寄来的东西
比二十斤年糕、芝麻和豆腐皮
（就是那种在豆浆煮沸后
表面形成天然油膜“挑”起来
晾干成的豆皮）加起来，还要多

2K16.1.19极冷，路上三首

这节往东走的地铁车厢
站着 200 个男人和 180 个女人
剩下 20 个在下一站
(大望路)下，在他 / 她们
并不快乐的生活里，没有
根据的其中一个时间点，约在
19:05 ~ 08 分。

不管他 / 她们穿多厚，衣服下面
也是一条一条精光温暖的肉
这些肉和肉贴那么近
不分男女，好和坏，以及想和不想
都紧紧贴住，最多中间只差 2 件羽绒服
@ 勇勇，什么叫在希望的
田野上，这就是。一起奔跑吧

自始至终，鸟都没离开过它的（歇会儿）
巢。天黑了，它要回家。

丫鬟三首

她姓裴，今年 16 岁
身体好，形容端庄

常常对着镜子叹气
她读书、写字、准点吃药
端菜又稳又积极，扫地时
总出神地望着院里的落叶
秋天了，思念赶考的心上人
一去三年有余，不见报喜鸟
每到双休日连个电话也没有
问世间情为何物
更感叹情何以堪

她（祖籍淮安）也姓裴
今年也才 16 岁
不过她是个乐观的人
像失恋这类小事
很少放在心上
女子无才便是德
“成为一点太空垃圾，
总可以吧。”

——《丫鬟日记》

1103 年十月初八

3、它是一只猫
小姐养的波斯猫
作为一名丫鬟
真是委屈
上午不注意
打碎了一只梅瓶

被罚了半年的工钱
都怪那该死的猫

腊月廿七在中国移动，空诗三首

词有点大：自由。但多少还值得说两句
我把它分2种：自在的，和不自由。这2种情况
和自由其实不沾边，它只是用作修饰
什么是自由？这问题看着天真，像个玩笑
不是我需要去研究的苦手，就好像
去关心什么人类（人类在哪儿？都在微信上）
具体的自由就具体多了：时速300公里
1200公里的旅途，5小时。如何度过这漫长、
仅在理论上存在的时间，喝一罐啤酒，还是
趁中途停车，在车厢口迅速吸两口，都是换汤

2、中国。这个词更大：它有1千万平方公里
也更重：随随便便的，就能压倒一切
它是这么读的：中，中心思想的中
国，竖、横折、横、横竖横、点、横的国
中国，天下之中，四海一家，五湖以内皆弟兄
说清楚了，它就是一个家。傍晚5:35分
天还没黑完，我和家里的这些弟兄、酷妹
聚在同一节南下的车厢里，各安天命，恭喜发财

关于移动：

曾经，有一只鸟绝对不动（在天上）
它与所有事物（包括自己）保持着绝对的距离
有个人不信这套，她脱掉鞋子
一口气走了5里路，再抬头去看鸟
没看一会儿，2、3分钟，她就傻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我（曾经）
也不想信，但又怎么敢呢

2015年11月18日保持登录状态三首

一杯干净的茶水摆在桌上
同理，一个烟头在点燃后熄灭又被重新点上
太阳底下无新事，第二个人等于第一个人
新的人仿佛没有找到开关

回乡偶书：

纯粹出于聊赖
一个人在下雨的日子回到殿前
雨中的殿前，吉祥而又消极
牌坊下，熟悉的石狮
单独镇守着村庄的环境
看不出好坏
就连七年不遇的混混
也因为过度困惑

打着手机
跑进雨里哭泣

三、午餐
一想到它是一句话不好的废话
我就再也忍不住，让天空下起了雪

2015年11月14日下雪三首

一个人在她死后的第三天上了天堂
天堂高高的，阳光充足明亮，无所事事
一个人在她活着时她是一个工作卖力的男人
在地铁站附近开黑车，礼拜六去看看电影
一个人她想她是一个人，一直是，一直是一个人
她喜欢音乐，开车时她总在听音乐总在听
1986年，她遇见一个女人，她17岁
她正好也17岁，那天下雪，到处都在下雪

法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巴黎是法国一座很少下雪的城市
自由归自由
巴黎什么时候下雪，谁知道
法国人不知道，住在巴黎的法国人
同样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我住在巴黎郊区
一间小小的旅店
这里离市区
大约半小时车程
我的法语老师
也是女房东，问我
你一个日本人
来我们巴黎做什么
没什么事，我告诉她
就是到处看看

2015年11月9日喝水三首

它是剩在烟盒里的最后一支烟
前两分钟，它还是烟盒里
两支中的其中一支
或者一小时前，这盒烟刚刚拆开
抽中它的可能是 $1/20$ ，但机会是一半
总有一支烟会成为烟盒里最后一支
但每次总有一半机会不是它
另一半可能是，但这可能性很小
一支烟，要是换成下雪，又会怎样

它是杯子里最后一滴水
最后一滴意味着

倒出它之后
杯子再不可能
倒出其它的水滴
不管杯子里
有没有水
这时的杯子
只是一只没水滴的空杯
一滴水，换成下雪
又会怎样

我曾经在路上遇见一个不动的女人
那是北方一个下雪的日子
雪又大又干，一片片落在她身后
站在雪里我只能望见她的脖子

2015年10月21日起床三首

一个人为什么要跑去山上住三年零三个月
三年零三个月后的下午，又逃下山来吃一顿饺子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阿强，他不知道
梅花 3，她还在梦里谈什么爱情
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05:52分，我醒来后
有一个光脚的，从梦里直接跳进了火坑

从我的厨房走到大海会经过一棵树

1986年，我和邻居的女儿种下这棵小树时
不会想到，有一天它会长这么高：
从厨房的窗户望去，它不但高，还很近

土豆曾经拯救过人类
它是伟大的蔬菜
哪怕它长的不好看，又价格便宜
它还是好吃
土豆在欧洲救过欧洲人的命
欧洲的历史比我们晚6个小时

夜，恶毒三首

这年头，有些坏人
不知道哪里坏了
冒着热气，一个个排队蹲着
在路灯下检查影子（鸡犬相闻）
也只能这样

脏水的英文是 dirty water
洗衣机叫 washer
上次我说，在清明节，雨和鬼是一对好朋友
这次恶和毒不是，它们是2个不同的字
恶毒，连在一起是一个词语
永远不会分离，像爱情，也像别的

一棵树的旁边，是另一棵树
另一棵树两边是一棵树，和另外一棵树
1986年，一个算命的问我天空怎么样
快要下雨了，我想说，但没有

2015年12月17日晴，现在三首

小虚在桌子对面学标准日语（下），在漫咖啡一楼
小平、饿发、而戈和杨黎在路对面安徽菜馆二楼打牌
美国（在网易新闻上）正向台湾（我们的台湾）
出售武器现在，而非洲，非洲
非洲还有些人饿着一连三天又三夜没饭吃
不过，那儿现在是黑乎乎的夜晚
这儿的现在好一些，阳光好，阳光好
就等于什么都还过得去，我得去门口冒会儿烟气
现在

（7分钟后）

想象一下，7分钟
七六42，大约420秒后
地球几乎不会毁灭
小虚可能还没记住2个片假名
就提前忘了
而小平和饿发

赢下一把双的，准备打K
这些加起来已经足够
现在，想一想看
为什么它是7分钟
而且刚好是

3、从前，一个人来到世上
她来的时候，世界已经静静的摆在那儿了
同样的，将来
也是现在的反义词
但将来的事
有些说不清楚
不好去想
有些（不是那些）
能想清，但

2015年11月23日，雪后，晴（外二首）

一头鸟从地面跳上树枝，路上
推自行车的人她有一条蓝色的大围巾
雪后的天空，空了许多，从太阳发出的
最新的光，穿过天空照落下来
近处是一块荒地
远处还是天空
11：35分～47分，我站在窗前

喝喝水，看一些想看的事物
鸟后来跳去别的树枝，停着，在星期一

一、想起有一年的竖

绝望是常态
也是一些人的义务
在我们的时代里
它不值几个钱
既然说到苏东坡
和他的儿子

二、书架一格：

《原样》《灿烂》
《明月降临》（倒着）
《与神语：第三代人
批评与自我批评》
《1997年，我们买了螺蛳
却没有牙签》《方闲海诗集》
这一本看不见，估计
是某本《年代诗丛》
《我们这儿是神经病院》
《迷途：一个啤酒主义者的告白
2》《转山》高星著
《金轲诗集》，坎坷的
坷，车字旁
《有一天》乌青
有一天啊，乌青

一部毛边书：《错误》？
好像是《错误》
错误，《而戈诗集》
《红白蓝灰黑黑》（诗集）
《在公众》（诗集）《橡皮年鉴》
最后一本《浮水印》（影象志）
《瀑布》3册（压着）

日 记 （13首）

2015年10月15号，一个路口可以左转和直走

一个女人提着篮子走过马路，接着一个男人
推一部自行车和他的狗跟在女人后面
两人走到路对面，同时停住
女人抬头看了看天空，放下篮子转身往左离开
男人没动，点燃一支烟抬头望着天空
天空，空荡荡的
要是在 1987 年，我可能会想：这个男人
是不是认识这个女人，要是认识
他还会在那里站着站多久。今天不同
我忘了带火机，正在想是不是找他接个火

2015年10月14号，写几句话不要它是诗

比如在一个有风也可以没风的阳台
看鸟的人穿着一只拖鞋
看见鸟重新落到树上，她便放心了
而在有雨的阳台，特别在雨大的情况下
她只想在床上躺着，没有一点看鸟的心情

2015年10月13日，和朋友一块攒蛋没有谈诗

我们（我、而戈一家，杨黎和巢哥作搭）
在巢哥的院子里攒蛋，没有谈诗
我们连赢3盘，打7，他们没升，还是打2
我们没有谈诗（4个诗友），在谈电影
谈纪录片、三峡什么的，也谈谈女人
我们没过7（我和而戈），他们直接升5
打过5，又双杀升打8，我们没有谈诗
也没法谈，4个人，诗要对谈才能谈
最好独谈，自己跟自己谈。深秋，大好时光
打到天黑下来，黑的没发再打。我们（2家）
都打到A司，都没打过A司

**2015年10月9日下午，一首诗太短
但又不知道它会有多长**

一个人刚从外面回到屋里
其实是她去外面抽了3分钟的香烟
外面，下午的阳光很好（好，但不特别）
抽完后，她回到屋里继续睡觉

**2016.5.14，有雨
在阳台上等着**

它还没有来
我不清楚它是什么
来了，我会知道
要是一直不来
也没关系
我想过了
原先是1
没准备好
后来比较难

**2015年11月8日立冬
宇航员打开舱门
准备捕捉太空垃圾**

瓢虫不知道
它是一只瓢虫
这只停在窗口的虫子
一没见过瓢，二没法从正面
穿过一块玻璃，三
它不太可能知道悲哀
是何物，它没机会
新的冬天来了
一只短暂的虫子
它这么点小
橘黄色的背壳上
长着 15 个斑点

2015年11月6日有雪，和司屠一首

从前有一座山
不知道多少年后
山上多出一个尼姑庵
庵里有什么
这事只有菩萨最清楚
从前还有一个女人
没事的时候，一个人
偷偷跑去山上
一个快乐的女人

她跑去山上做什么
除非她不快乐
可这世上有
不快乐的女人吗
有，也不应该
从前还有没有别的故事
它反正也逃不出爱情
不管怎么说，下雪
让我们变得喜欢表达

**2015年9月22日，雨
推开窗，遇见灰鸟。**

考虑到出于对秋天的共同偏好
1987年以来，我不止一次、2次、100次设想
那大概会是在一个秋天的早晨
天下着雨，就像这个早晨
你从看不见的地方飞来，落在显眼的屋顶
而我，因为昨晚睡的不好
肚子有点着凉
灰鸟，你还好么。我还好

2015年5月17日傍晚有雨，正在下

已经不是下不下的问题，雨在下
也不是哪个时间下的问题，雨正在下
下雨的经验无非 2 种：该下的雨，无论大、
小、远和远到听不见，它还是会下。2、
如果一个地方在下雨，那另一个地方
很可能天晴。不说这些，3、想想，
大概也没别的。

2015/6/23

醒来。7:38 分，雪要下还没下
理论上，只要不停放大
就有可能看见：3 个夸克
1 个大，1 个热乎乎的
1 个精光锜亮
停着不动。

2015年4月

1、声音
有个声音我还记得在 4 月，它是一部夜火车

慢吞吞开过，一个坏人会突然想起的声音
它小（音量或形状），慢（它的移动）
神秘（它有多神秘？），它很难保存
声音怎么保存，不能（也许可以，我不知道）
它大于13（这有点过了。比一般的风轻
这就太过了）总之就是这么个意思，有点突然。

2、风

4月的风比较随意
我叫它停，它没听见
我叫它快些走
它不但没有听见
还反过来告诉我说伙计，你他妈的
你已经被工作搞得没个性啦
我能说什么，告诉它实话
其实诗人呢，他首先是诗人，其次
才是人？

3、成熟

以我现有的奔跑能力，射出银河
大约需要3万亿个一生
算上中途不停留

4、浇水

我们（我和小虚）
聊到一个新西兰人
还有佛陀

来到人们的村庄，大概还有
钥匙，在小区的凳子上

5、在一起

for Jimmy

树和飞来的鸟经常在一起
你要慢慢知道，在一起
并不容易。2、也不能说明别的什么。

6、雾

雾很大
假设它就是一场大雾
在4月，雾还是没有脚
下午3点15分，我在路上问一个路人
我说，吉庆街怎么走
她看着我，说：
你是谁。

7、倒着过

C的母亲
去世时42岁
如果这会儿
她还活着
我是说如果

8、一杯干净的水摆在窗台上

一个醒来的人不知道她有没有醒着（望着窗外的天空）
4月的天空，空空荡荡，随便就能想起点什么
她想起一根鹅毛，鹅毛上停着一只母鹅
奇怪的是，过完明天她才17岁

**2015年3月5号
不是，是2016年
有阳光，有风**

约慢三一家
去公园遛孩子
约晚了，他们
去了动物园（看
或者被动物看
反正都是动物）
13点，吃过中饭
到邮局取稿费
《汉诗》，5块1行
1行诗1行泪
也算一点辛苦钱
算起来还不够电费
3、去趟燕郊白庙
办进京证（懒得说
你妈逼的牛逼么）
等45分钟13秒

等于在队伍里看
2 万字《萧十一郎》
四娘，我要是十一
绝对先喜欢你，因为
至少我们是同样的阶级
人世间的事（情）
莫过于此。4、
给苦难弟兄陈冲电话
约好去草场地看什么展
李撩，他大学同学
弄了一个装置：艺术
就是虚空（ART IS
虚空「的英文」）
这是艺术家教自己
女儿的第一句话
算是核心创意
风大天冷，几个人
找了个咖啡馆
东聊西聊扯了会儿
在座的艺术家 A
前段日子买了
三十吨人民币
烧成的灰，目前
困扰于如何处置它们
等等之类，百千万级的
项目 BUSINESS
5 点半，不想喝、离别

绕5环（有2起交通事故）
过京沈高速回家
完美的一天

2K16.1.22时有雪，空诗2首

有时我在走路，没在飞（我知道）
而有时（人生太漫长了）飞的太嗨
我又没办法停下，朝目的地
反向回走一段
只好就这么让它飞着
还有那种时候（不用去管它）：
我还是在走路，走好好的
也不想飞什么飞
可走着走着停了下来
停着，在路上不动
大概就这些情况

按着神（我主耶和华上帝）的旨意
吃完饭，我早早来到床上捂着
我祈祷每个回家的行人
找到他的道路，在寒冷冬夜
每个手机电量够用，雪花
每一个都是完整的雪花，我祈祷

过 年 （10首）

年初八、北京晴。虎

回到家已是傍晚
以为下午能到
可到了傍晚 5 点半、
6 点，天空半黑半亮的
我们才最后回到家中
绕一大圈路，时隔多天
回到原点，有时（虎山下雪了）
会有特别的感受，有时没有
平平常常，给植物浇浇水
看会儿电视，准备睡

年初七、多云。云1、2

最高的时候，它比其它的云都高
高高的，在空荡的天上高着。低着时
它仍然比其它的云还低
有时更低，低到不能自己
不能再低了，再低，就成了雾
云2是另一种云。与云1不同
同样，与其它的云也不可能相同
既然它是另一种云，而且它永远是

年初五，预报有雨。空诗

1986年，很早的清晨，天蒙蒙亮
我在雨声中醒来。雨不大，到了快要停歇的末雨
醒来后，听着外头的雨，我没再睡，听着雨
落在香樟树叶上，那种（安静、清楚的）声音
这会儿，05:32分，熟悉的雨声
雨不大，依旧是那种南方清晨的小雨

年初四、阴。在床上读《1984》

天阴着，哪儿也不想走动

感冒缓了2天，早上接着又咳嗽
(这2句，好像哪儿都没搭上)
想起很久太久没有读书，挺恐怖的
但也想不到读一本书的理由
自古，读书不如行路，而后者
又不如睡一觉来得踏实
在读书和睡觉之间，“无知即力量(坏人语法)”
结果我还是玩了3盘消灭星星

年初二、晴。尺子

最近的一段日子
带尺子去动物园的人
越来越少了
动物园管理处
在园区西侧
开辟了一块新地
用来关养一对幼豹
活动地盘的大小
对豹子的生存至关重要
过去，带尺子的人
对各个分区逐一测量
稍有不符合规定的
将以虐待动物的罪名
对动物园管理处

发起联名起诉
但最近一段日子以来
这群人对这件事情
正在失去兴趣
目前，他们还去动物园
也只是因为惯性使然

年初一，晴。舅舅

每户人的家里
总有那么 1、
2 个舅舅
住的不太远
再过半年就要退休
长寿的外婆
同他住在一起
已记不清
有多少个年头
而外公，在上世纪
也早早仙逝
我们穿过一条
潮湿、幽暗的过道
敲开贴倒福的防盗门
舅舅家的客厅：
沙发、电视、床、

接入网路的计算机
一样没落下
晚饭时间，2杯落肚
我们敬上香烟
也劝舅舅
不用太担心
朝鲜的导弹这会儿
还打不到汉口

年初三、晴间多云。鸟和巢

停在杉树上的鸟停在杉树上（只能）
巢在旁边另一株杉树树顶（是一个朝天的鸟巢）
这是不是它的鸟巢：鸟停在树上，没有动
它让一个站在阳台剥桔子的人（我）也停了下来
停着，不动的望着（鸟和鸟巢，也想起
他最习惯待着的地方，还是在有阳光的阳台）

腊月廿八在江边看水

想去的地方，在江的对岸：黄鹤楼
黄鹤一去有几千、上万年了，2016年开春
我想去看看我的鸟，它回来没有

见了面，要是还认得，我又能说什么呢
如果一点没有印象，不记得了，也是鸟之常情
一头穿越时空大限的鸟和一个空落落的人
渡轮已离开码头，入到江里

腊月廿九（除夕），面向对象和侠女

今年是小年
廿九除夕
昨晚上
和我哥微信
聊过 2 点
我才睡觉
半夜 3、4 点钟
又醒来 2 次
后面一直没睡着
一直到 6 点
天蒙蒙亮
才恍恍惚惚
睡了会儿
8 点没到
7 点 45 分又醒
那就不睡了
整个晚上
不管醒没醒

我一直在想 / 回忆
“面向对象”这东西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作为一种编程方法
00 年大四
我根本没时间
也没兴趣学
那时候我年轻
不懂事
正在学写诗
还动不动想着
搞点摇滚什么的
一毛钱没学到
这个“面相对象”
是 C++ 上的课程
那个浙大计算机系
毕业的高智商老师
后来据说移民
去了新加坡
只记得她
把这个“面相对象”
说的很厉害
也很抽象
我记得当时班上
有一个一直
暗恋的女同学
(是我暗她)

既然暗
就暗到底
我们从来没
说过哪怕一句
毕业后
也没见过
更没有一点消息
正常情况下
她这会儿也三十
有八九了，比我大
差不多到了这里
就没再往下想
“面向对象”
靠着床头，抽烟
在手机上看
《聊斋之侠女》
“人必室有侠女，而后可以畜变童也。
不然，尔爱其艾，彼爱尔娄猪矣！”
读毕，蹉跎不已
等会儿起床
去汉口外婆家
吃年夜饭

悠长假期，腊月廿六

洗三双袜子，不会对社会造成伤害
留 7 只放在明天洗，也没什么好处
长假第一天，阳光明白，带着一丝凉风
我和 Jimmy 老弟，我们坐在阳台上
看看路上的车、路对面阳光下的
荒地和远远看着天上的天空
我没有太多可以教他的，大家都在
同一个世界混，没有边际，最好也别出界

无 常

1、今天会下雨
出门前，我带上
一把雨伞
今天不会下雨
我还是带着雨伞
出门了，今天
会不会下雨
我会不会在路上遇见穷人
天气预报上没有说
不管如何，我带着雨伞
独自出门去了
我没想到，路对面
走来一个人
她也带着一把雨伞
(当然，不带也无所谓)

2、今天有风

我站在窗口听风
听了 2 遍，并不好听
听第 3 遍
风停下，雨来了
也应该来，要不
它就不是雨了

3、今天刮风也下雨
这没有任何道理，今天是
1987 年的 2 月 15 号
我想起 2015 年的这一天
是一个刮风又下雨的日子
那天下午，一个少年站在杨树下
对他情人说：一天 2 次
会不会有点多。

4、比如多
年轻时，我以为
(我停下来，想了想
想了一个下午，不够
又连着想 2 个晚上
感觉实在有些想多了。)

5、今天风不小
3 到 4 级，风向偏北
一个操河南话的售后服务
上门来检查热水器

因为做了些正确的事
人把猴子送上太空
而因为一些事不太顺
我们用了几百万年
才从猴子变成人
总的来说

A+

6、但如果今天只刮风
这可能吗，风不小
不下雨，这也不可能
雨在下，只是一点小雨
上午刮风时，雨还没下
等下午开始下雨
风刚好停下
那就停下

7、
7 出现的可能
就比较多了
比如 7+0

桔 子

一个人来江边看水
江水千里迢迢来到眼前
她看见了什么
一些浪花
在江上翻滚
一个人从很远的地方
来江边看水，江水泛滥
她看见了什么，江上
浪花翻滚，一些被推到岸上
一个人来了，从远地方
(不到 50 米外的宾馆) 来
就像以前，她常常来到江边
站着，看着眼前的江水
她究竟看见了什么，让她
一直在那儿站着
一站站一早上
这时，江上有浪花
在翻动，一浪接一浪

一些被推到岸边上
一些直接消失
她是一个（单个的）人
从远地方赶到长江边
想看一看长江的水
她站在江边，顺着江水
远远看去，长江
是长江，天空
是空荡荡的天空
看不到尽头
她是（她知道）一个
来江边看水的人
她看见不远的地方
一些浪花在
江上翻滚
就好像浪花
是浪花，水
她不关心
她没动
在岸边站着
没有走到水里去
她是一个来看水的人
从远地方来，她想
去江边看一看水
她就来了
江上什么都没有
（这里不考虑船只

和跳出水面的鱼)
只有一些浪花
在江上翻滚
一些短暂的浪花
有一朵，她看见了
但没有看清
她点燃一支烟，抽着
浪花，一浪
接着一浪
在江上翻滚
有一些
被推送到岸边
她看着这些浪花
想起以前（这首诗有 400 行）
她并没有见过它们
一个人，像她
这样一个女人
（眉清目秀）
来江边只想着
看会儿水
没去想江上
还有浪花
她以前没注意
她看着这些浪花
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也不知道
要想些什么

浪花，在江上翻滚
一浪跟着一浪
短暂，并且重复
太早的清晨
江边上
没有一个人
只有她，一个人
单站的站着
看着眼前的江水
她看见了什么
(我试着帮她
猜了猜，没猜出来)
这一次是她
经常去江边的
其中一次
她以前总是经常
去一个地方
但这次来江边
是为了看水
(以前也是)
她看到江(水)上
一些浪花在翻滚
其中有一朵
她看见了
但确实没看清
她是第一个见到
这朵浪花的人

她这样想，以后
也不会有人
见到它
这一朵浪花
落到水里
成了水
别的浪花
也是这样的
(也有一些
被推到岸上)
她不想去关心这个
也不担心
她(穿着人字拖)
是一个在很早的清晨
来江边看水的人
天刚刚亮开
她就来了
来江边站着
看着江上的水
这条江往上
看不到头
往后看
又没什么看头
江水千里迢迢来
江上，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些浪花
在江上翻滚

就好像水
真的只是水
而浪花（这是谁的桔子？）
也只是浪花
她看见那些浪花
也能听见浪花
翻滚的声音
她点燃一支烟，抽着
感觉有些抽不动
一个人（她）
独自来江边
不是为了
找一个地方抽烟
是她想来江边
看水，顺带
也抽会儿烟
这是好的
她站在江边上
并不想走到
水里去
她是看水的人，女人
一个从远地方（穿过马路，
走下洪堤）特意来
看水的女人
她没必要
也没想
走到水里去（冬天，

江水应该很冷)
只要这么看着
不在乎多久
——她刚到不久
也没必要看多仔细
能看着江上的水
一些翻滚着的浪花
已经不错了
更不用说
好、坏
水有什么好坏
江上空空荡荡的
比天空还空、还荡
这算好的
从水里涌出的浪花
一浪推着一浪
这更坏不到
哪里去，至少
她还能见着
一些浪花，她想
她甚至看见了
其中一朵
只是没看清
那朵浪花离开浪头
在空中
短暂停留
很快落到江里

消失，不见
她是唯一一个见过
这朵浪花的人
这没什么，她想
就像她也是唯一
见过自己的人
在任何时候
这没什么
她一个人（女人）
从远地方（要多远
有多远，推开窗
就能看见）来江边
为的可不是
这些东西
也许她什么
都不为
只是想到了
来这么一趟
她想了
也就来了
来到江边站着
看着眼前的江水
几乎和她想的
一模一样
江水千里迢迢
来到眼前
看不见始终

也看不到目的
这一江水
有多重
这些浪花
看着却很轻
轻轻的
骑在浪上
几乎没做任何滑行
便落到水里
消失，不见了
她没有想过这些（哪些？
这是谁的桔子）
一个看水的人
（她有时想
她是水做的）
在天刚亮开的
清晨，天上下着
极细的细雨
她一个人
来到江边看水
她以前不会这样
不会在这么早醒来
去一个地方
她这是第一次
天还没全亮
就一个人老远
（站在宾馆窗口

江就在外面)
从一个地方赶来
第一次这么早
去看她想看的水
有时必须这样
就像去投奔
一个目的地(那里
什么都没有)
和她想的一样
看不到尽头
只有一些浪花
在江上翻滚
不断往沿岸推送
就好像在她
没来以前
那些浪花就已经
在那儿, 而等她来了
它们又很快
落到水里不见
一浪, 接着一浪
带着没法数清的浪花
其中有一朵稍大
她差点(就差
那么一点)
就要看清
但还是没有
这没什么

她点起一支烟
抽着，抬头往远处
江面看过去
整支江水
能看到的部分
在天空以下
江面比起天空
还要空荡
看不见的部分
根本看不见
想象中，它们在
千里迢迢还要以外
那里的浪花
会不会更大些
其中有一朵
会不会还沉在水里
这只有浪花
自己知道，她不知道
她是一个看水的人（女人）
浪花，能见多少
不是她说了算
哪怕只在
江水的表面
看到一些浪花
也不错
水里的事情
过于复杂（1986年）

她又能知道多少
一个看水的人
只要安静地
一个人看着水
这已是好的
没有比这
更好了
她不需要总是看着
有时也可以停下
用手挡住
江上来的风
重新点燃一支
冒会儿烟
她也不需要
总这么站着
就像那些浪花
站在浪头上，累了
便堕落到水里
她可以坐下
坐在潮湿、
未干的岸边
吸口烟气的同时
顺道也吸一点
江上来的风
这些都是可以的
没什么问题（她也不在乎）
一支可看、

可不看的大水
只有水上的浪花
还有那么点儿意思
她跑老远（穿着人字拖）
从远地方（慢悠悠）
过来，来之前
她可没想到这个
她以为只是一个人去
看一下江上的水
没想到这一来
还在江上
看到一些浪花
（她以前并没
注意到这些）
这是她
没想到的
她以前想过
许多事情
什么一头鸟
落到身后，那是
一头长翅黄鸟
又什么一片树叶
从树上掉落
落下后，树上
就再也没了树叶
她能想到这些
还有那些钓鱼的事

她会想起在老家
钓鱼的水潭里
一个女人（她不认识）
从桥上跳下
结束自己的事
她经常想起这个
有时，她也怕
想起这些个
（浪花在江上翻滚
不断被送到岸上）
她想起她对看一场
恐怖电影这种事
一直觉得恐怖
她甚至没法理解
一个人（像她
这样的女人）
为什么会热衷于
看恐怖电影，总之
就是这么些
劳神的事
她看着江上的水
能想起很多
但她从没想到
江上还会有浪花
她看着它们
感觉很熟
要不然，她不会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特别是有一朵
不是被推着
反而是它
带引着浪头的浪花
它由其显眼
一眼被她看见
她还没
来得及看完
浪花便落到水里
完全消失不见
江上，还有别的浪花
但没有一朵比它
更为熟悉
她想着这件事
也没觉得有什么
想一想，也就不想了
顺手接上一支烟
空牢牢抽着
没什么劲
也不怎么想动
她安心的看着江水
一个看水的人（有什么所谓呢）
安静的看着水就好
没什么多余的事
要去想，这水
也还很安静

天亮开才不久
江边也没
别的人（除了她）
她可以放心的看着
眼前的水，在日出以前
但这天早晨下雨
应该看不到（那个桔子
摆在一只烟缸旁边）

下



其 它 （119首）

做狗就是做狗

一个7、8年（2006年，淮安）没见
还以为我是那种烂人的哥们，一见面就问：
怎么样，羞，最近还写诗吗
没了，我说。“那干嘛。”
“写写诗集。”

在牛堡屯掉头

大概是个土土的什么地方
要是哪天，你的人生驾驶到了那儿
掉头不掉头的也就无所谓了
掉的慢，还能用手接住

好处

如果非得让风吹起一片树叶
也行。在诗里，我可以写：
风，很好地吹起
一片一片又一片树叶。
即使这会儿没分（停着）
眼前也看不见什么树（木字旁加一个对）
这是事实，而且事实正好如此

再往东走了三百里

我已经走了6百里
才出手抓住你
翻开看，还是方片3
对象，你有后悔过吗

在阳台上吃桃子

补充：感觉是在很深的夜里，约02:30-
03:30。路灯，只为旁边的路灯亮着：
茫茫天地之间，虫子们在自动喷发没卵用的幽鸣声
吃桃的人，笼统地想起秋天，想了一小会儿。

基督山，to Jimmy

那个太阳每天升起照耀在基督山上
那是最红最红的太阳，最红的。生日快乐！

力

1

路边随便一棵什么树
冬天它在那儿（树上没有一张树叶）
夏天它无非也在那儿，到了秋天
它照样立在那儿（不动）春天
它更在那儿
这是一棵随便的什么树
没有人（有谁）能说清楚

2

这里路上停着一棵树
一个写诗的人说出这句话
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就好像她完全不用对这句话负责
而她的屁股又圆、又翘又结实、还大

3

怕已经是怕了
怎么还会有生怕
夜里梦醒，我总会去阳台上
静静地抽会儿烟气也解梦
不发出声音，生怕自己
有可能已经不是鬼

4、同舟

古时候，2个人坐船去不同地方
先到的人先下了船，没告别就离开了
船顺着河水继续东行，仿佛必然：一条船、
一个故人、春江水、时和空。

5、说到必然

古时候，2个人坐船去不同地方
先到的人解下她的剑，对另一个人说：要不，
我做会儿俯卧撑，再走？
另一个人竖立无语，擎着泪水

说到底，6

古时候，2个人坐船去不同地方
这里面有一个好和抒情故事
我有些舍不得去写它

7

鼓楼大街出地铁我是往东

还是南，@蓝石
如果往东，我今年37了，可能会走不动
要是是一直往南

彻底的高尔夫高手

穿过玻璃看见我的影像
它和我一样远
我当然也想
驾驶这平凡的生活
所以连续听了2
到3遍（致竖在上海）

野兔

中午我正在吃一碗汤面
吃到2/3，停下筷，停了小2分钟
感觉附近并没发生什么事情

大望路

路西边停着一只雨狗
平常，它不在那儿
（更不在马路东边：俗话说，一只狗
没法做到同时不在2个地方）
假设是这样，我当然希望
它能在无尽痛苦中接近光速寥落（成佛）

少来这套

一朵花开完后
反着又开了一遍

第二朵没开（开了，
对我也没用。）

想一想一朵花
在开后
又开了一遍

我没有弟弟

冬天容易让人想起下雪
但也有可能想到刹车
想归想，这会儿不是冬天
至少在七圣路和七圣南路交接的
路口，显然是明晃晃的夏天
下午我走路来到这里
是为了找一条凳子
它还在，很显然
但问题似乎不在这里
比如：我坐在这条凳子上
抬头看见树：其实主要看着树叶：
它们多，多到没法算清：
这也没什么，树叶么
总要比树来得多：这不能算
但差不多也就这么个意思。

点开看

看见早上写的诗没了
只剩下这个题目《听话的马吃了花》
忘了不记得怎么写的，记得它只有3句话
第一句写一头马停在路中央，是一头新马
第二句还记得：它动了一下，也可能是被动。

到结尾第三句，理论上应该会比较飞，也许是一个祈使句，类似“找个凳子坐下”什么的不知道。这得看当时心情。但最近几天我都没二毛钱心情。我知道

观音

一个女人（黑袍、
高跟、正面不详）
有一头
枯草劣发
在路上
走着
她独自拥有
这个头发
不是别人
2、3、4个中老年
坐在凉亭里
坐着，像大前天那样
加起来不到500岁
树枝，已经压的很低
鹿当然在废墟之巅冒气
慈悲，好也大
在道路上走着走
各种一个人

夜酒过后
看见白天

司屠来到夏天的北京

信息比较简单：司屠
从上海过来，搞写作的。
他下午才到的北京
北京在这会儿是夏天
朋友，待会儿见！

鬼转移到城市

农村已经没有鬼了
鬼跑去城市的电影院
搞笑、反复堕落
每一头都会喷气
不再像以往
那样清凉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每个女儿
都是她妈生的
今晚的月亮
弯，但不曲
细并且短
看着模糊
看不清
这要怪我
星星，还是那颗
遥遥远远的星
在月亮附近

多汁的烧鹅

它在动，可是它又没动
当它轻轻的动了一下
我们也跟着
轻轻动了一下

六月，风吹动树叶而我想起了爱情

就在昨天
武汉的外婆
去世了
一个人死了
(为了什么?)
她以前是一个女人
普通又长命
不像其它有些人
死的义务远远
大于活着的福利:
当在这个夜里
想起她们
A、或B和C
我怎么也想不起
她们的爱情。

一条大河波浪宽，在6月3日补诗给Jimmy

节日快乐! 4岁，已够格作为一个儿童
那是你专属的节日，即使它和你没二毛钱关系
但是管它呢，玩好就行，天空，暂时还不会爆裂
你要知道的还有很多，而有很多，是你不想
知道的，如果你愿意。我的意思是，老弟

要是愿意，这个早上，你完全不需要
去浩瀚幼儿园混。可是不行。我已经
有点长大了，只能自己亲自穿鞋、出门
去更广阔的天地吹牛在AM 07:52分
你瞧，为此我还洗了头发并超烂（必须的）地
走在道路上，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甚至不惜
及时停下脚步，为了躲避一头寻食的蚂蚁
可惜还不够及时。它最后的眼泪
大概瞬间迷糊了我的双眼，这样吧，我们把那些
热爱小生命的环保主义者统统都放生了，OK？
太搞笑了，你不知道，我路过一个马路施工人：
40岁、50？鬼知道，他们总是看不出岁数
他在休息也抽烟、站在树下望风。我从
他旁边过，还没过，他便往后挪动2小步
有这必要么，就好像我们之间
有至少1.5米阶级空隙。而他的旁边
3米开外，一个蹲在阴凉处（当然也抽烟）他的
年轻同行（比我小），我望了他一眼，他便
低下目光，温和、委婉的望着地上的草。我想
我应该没欠他钱吧。怎么搞成这样。我只是
一个赶去上班的神经诗人，人畜无害，最多有空
关心一下G点为什么会爆炸，所以说呢Jimii
既然已经是一条大河，它的波浪一定
也会很大、很宽（你不需要知道，真的：晚上
约了朋友吃饭，晚些回，你早点睡或随意）

一个干净的杯子摆在桌上.....

下午，M帮我修剪了头发
洗完澡后，我回到卧室
干净地坐着（还有什么比一个杯子更）
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听音乐
好的音乐一样
也能防止一个人变坏

玛丽亚的肋骨

此刻，她看着树叶
在风里摇晃
一个无效的女人
她喜欢整天看着风吹动树叶
而不是一整天的总在抽烟
她还年轻，她知道
这是不对的（在上星期六）
她此刻看着树叶
跟同树枝一起
在风里摇晃
只是看着
并没有去想A、

B、AB那样的事
她不经常这样

但这不是她站着不动的原因

一个人站在树下不动
她不想知道那是一枝树

中午2

这是一个夏天的中午
我在厨房间煮一锅麦面，1986年
也许不是。1986年，家里
可能还没用上煤气燃具
之前我们用灶台烧饭
那就不是在1986年
不太记得了，只记得
这是一个少风的夏天中午
阳光穿过二楼丝瓜棚
散乱射在院子水泥地上
我把窗户打开，放一些热气出去
家里没有人，村广播
大概已播送完毕

房屋里很安静
知了发出的交配声
在房屋外的竹林
歇斯底里且永不停歇
我的手背在冒汗
感觉没有力气
每到暑假是都这样
也许是还没开始发育的缘故
我在等水煮开
一碗想象中的面
里面应该有鸡蛋汤、
几片丝瓜，加一点葱
汤面上漂浮着小块的油
要做到这些并不难
但生活多少有些不易
这是观察父母每日劳作
带给我的感受
这个中午，他们都不在家
不知道父亲出去了哪里
黑板上没有留言
母亲在隔壁村
一家纺织厂打短工
等会儿我要骑自行车
尽快送中饭给她
我一点也不饿
最多只是在
水烧开前

有那么一小会儿
感觉自己正在衰老

编剧

我们（指这个世界全宇宙）
在一个遥远的黑洞里面
黑洞是我们的一部分
现在来单算我们和黑洞
之间的距离（注：不能小于
3mm，大于、或等于
和约等于3mm）散会！

这首诗

有鸡和鸡蛋、
2个月亮、一个人走在路上不动、
少量以及尽可能稀薄的雾、
适当加那么一点虚空感、跳、
在22:35分之前回到家中、
提前忘掉口号、非对称
……等等。没有其它

适可而止

一部飞机有30万多个零件组成
一个石头就是一个石头
当两者从天空同时一起掉落

Friday I'm in liverpool

一个可乐
喝了一晚上
3、第二天在路上走着
4、还在温喝
保持发呆状的婴儿
在运输中发现神秘的肥料
重点是去哪儿
仿佛看见九棵树、
1986年夏天的阳光
可以收到底
十一

反派盛宴

翻开一张牌
当然是方片3
她想了想
不如重新换个姿势
再老老实实删掉正文
应该的

没能吹走

地铁3分钟后进站
空气中氮气含量大约90%
3分钟后，宇宙（什么？）可能消失
可能还在，不知道
没人在乎这些
站台上
只有她1个人
没有第2个
除非她是2个人
不奇怪
026，一个正对面
灯箱广告边框上的数字
也可能是3个数字
正好不小心

凑在一起
各种可能都有
全选
屎一般忧伤

钢铁戒律

有一只骆驼在沙漠里行走
有时候，我不这样认为

一次有迹可循的抖动

多和少
以及多和小
风，吹动树叶
其中一片（风或树叶）
从树枝上掉落
落到地上
朝上的那面
隐约能看得见一个字
但看不清是什么字

假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能写出一首诗吗

尾气遥感监测

至少有120号人
在阳光下等着
等着，而不是等待
在阳光下或阳光里
有，但区别很小
我想起一个人，很突然
此刻，她不在明显的阳光里
（下午的白虎山是一片背阴的茶地）
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刚认识我

乙方

一个人长久地看着风吹动树叶的样子
一般只要足够长久，风总会停，她也会饿

当一个人足够长久地看着风（她看不见）
吹动风尘中的树叶，她有没有想过，这里面
也许根本没有问题（对象），有，也和家务无关
作为乙方，时间是够的，她有足够时间去想

新3个和尚，for Jimmy

从前有一座山
山上住着一个和尚
这一个和尚每天
都下山挑水喝
从前还有另外一座山
山上住着两个和尚
两个和尚也是每天
下山挑水喝
从前的有一天
三个和尚碰到一起
聊了会儿，还俗回家了

换乘偶书

一树梨花压海棠
两只黄鹂鸣翠柳

迎着太阳走，是看不见影子的
这事还得怨蒋介石

八喜

睡不着
有各种原因
这会儿还不想睡
是想去阳台上
抽一根烟（前或后）
深夜（01:37分）的阳台
比白天安静许多
这和四周的环境无关
阳台，它原本就是
一种安静地方
借着路灯的亮光
我（微弱的↑、一个
以自我为中心的晃点）
挖着冰淇淋吃，也想起
《国际歌》的旋律

春怨

吃过中饭，她一个人来到河边
望着水里的天空。只是望着，并没有
想起进京考试的梁山伯
已经是第2年春天了
没有一点消息
想起过会儿还要去田里翻土
她便忍不住，哭了，哭的很神经
我从没见过她这个样子，也不好意思
当着她的面发火（不要问为什么）

2000年以后，我们是夫妻

我的女人
是一个拿着面包
在临河里车站
等我的女人（还有3站）
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
可能在哪儿见过她

如何破坏宇宙

2、要不要去多挣两毛钱
2个，随意选1个
它都是标准、可以用来
消耗时光的次要问题
特别是在路上走着（快要走偏时）
很可能，你会看到前面方向
一个人在摇她的脑袋
她摇的又快、又好
仿佛快把脑子
从脑袋里甩出来
但又不太像是在减肥
但有个好的开头总比没有好

几乎潜水到家

失去个性并不可怕
大不了变成兔
比大的话
一般总有1、2个人会先饿
相当于小虚在石佛营徽兴龙说的：
绝对不给她一毛钱任何机会。

火箭

散夜步，碰见2对烧佛的母子
稍息看会儿火。有一对，没等火熄就走了
印象里，佛（念过经、点上红水的黄纸）
这东西非常经烧。看着是一坨死灰，风吹开
里面还有火苗走动（好像冒着金光的细龙
在灰烬里翻腾）这些是那个世界的钞票，我妈说
我妈是相信迷信的人，相信死去的人
还活着。我也信。但信得没她这么容易
以前，我感觉科学比较可靠，它更神秘些
后来，回过头来更愿意相信抒情，因为干净

又清明

想起去年的这天
走进一个唱戏的公园
一群已经没戏的老年人
捉对跳着一种慢舞
音乐摧枯拉朽
放生者往湖水里到入鲫鱼
嗨歌的妇人在喇叭里
潇洒走了一回，又走一回（2块/首）
加上4、春之歌秧歌队在树林深处

群魔狂舞。和5、公园中央
一个恐怖的佛头大像
足以扰乱人类的世界观
这些，导致我轻易的想起一个人（1986年）

欢欢的豹子

52张牌，派3张
拿到豹子的概率
是百分之0.24
3个j，比这还小13倍
郑在欢，驻马店90后
驻京诗人、作家
他还没到人生巅峰
他的牌，还闷着没动

跳河（修订版）

1979.4.1
三，Happy F.Birthday!
准备好了，微我
我手机信号
一直是满格的

(明后年继续有效)

**吃完夜饭，没烟，下楼去买
买完，往回走，点燃一支，没点上
换一支点，找月亮在天空里，没有**

到阳台坐会儿，看看路灯，喝点水
没什么好看，想会儿诗，是不是可以写
2句。可以。那就写2句：吃完饭，不到8点
没烟了，得下楼买吧。那就去买。穿鞋，跟Jim
88一下，问要不要带点什么东西吃，奥利奥
还是牛奶。他在看电视。没回应。表示他在看电视
月亮很好路上，看会儿月光射在地上。一个人
脑袋上长着树枝，在花园的桃树下看花。她的狗
不在附近，看不到。走到小卖部，要了烟
走回来，路上开始抽，抽到走进阳台，坐会儿
看看路灯、那2棵银杏，喝会儿水，写几句
检查一下别字，有没有输入错误。没有。
有什么问题，也没有。那就行。睡觉去。

Hey, 我不在!

当我是一头印度长臂猿
我不在印度的树上
倒不是对树
和热带有偏见
是我习惯性无限透明
不在任何会出现的地方
所以——（此处省略2行）
暂时挪开？

曲线

一定有一种角度
一头倒立的象
看起来像一根曲线
理论上（这种曲线理论
也适用普通站立的象、
以及其它事物）
我睡着了
站着，在地铁上
并没有梦见这种线
梦见了，也不一定能想通透
这样一根线
怎么救国

混口饭吃

听见有人在背后喊我：喂，弃疾
我可能没回头，否则，我是怎么知道的

等电话

狗的一半是兔
兔的一半正好不是狗
（如果是男人）男人的一半
是半个男人，而女人（不管一半
还是全部）都是水（像不像自动扶梯）
不管怎样，行不行的你都给我扛着（给小虚）

下次见！梁山伯

他站在地铁出站方向的刷卡口不动
仿佛一根中流砥柱（零表情地）劈开人群，以为
再这么耗0.5小时，就可以成名
为了配合他的这种feel

路过时，我自觉把耳机音乐
切换到陈淑桦的经典《梦醒时分》

疑似神

半夜，也不知是几点，醒来
想起迟早会成为一个木匠
感到多少有些杯弓
不是三月，也不是五月

手表

一个人（就算是我好了）想去楼下烟店
买两包烟，我就去了。在去的路上
又不想去了，就又没去，去了附近的独秀山
在山上和卖香火的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她是个见过世面的女尼，见我们有缘，就跟我
（周围没别人）讲了实话，说：在科学的尽头
有一个庙，庙里供奉着一只手表（真的）

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

袭击者驾驶满载炸药的汽车冲进安全检查站
总共19个字，155个笔划

含蓄

我是说，有这种可能：刘备
比安迪·沃霍尔还要有趣，并且也会使用吹风机
当1约等于1的时候

又一个朋友（女）信了佛

（阿弥陀佛）问题还不算严重
戒了酒，烟还抽着在
不用去想她们
是怎么想的，女人
需要男人，男人丢了
可以再找一、2个
用着不好，再换
时间总是有的

可要是连念头都断了
这往后的日子还有这么长
她靠什么来磨阳工
不知道（有得必有失吧）
大概真的不用去想
一个女人她在想什么
想到了，也不见得能想通

深沉指挥史

6点半吃完晚饭，抽会儿烟土
故意往碗里弹入一粒又一粒烟灰
看着丫鬟B和B+（目测到不了C）
默默地收拾着饭桌
作为一个曾经理解蝴蝶效应、党派斗争
并精通量子理论的指挥史
他感到很满意，很满意

低手

（为卢照邻所作）二月晴天，低手行走在路上
没人知道他是低手，路上，空荡荡的
也不知要去哪儿，放眼望去，连个鬼都不见

这心情真是低到了心里，抬头看，天空比他还低
低手跟着感觉走路，这感觉仿佛影子（贴着地，
很浅、很薄）走走、停停，停累了
接着又起来走走，走又走累了，只好又歇下
掏出他那支三寸小剑，唉声又叹气的
斩会儿路边的树叶。这以前的日子
真是过的太慢、太漫长了，他叹一口气
才过了一个上午，再叹，也只不过
过完一个下午，不知不觉中，到第二年、
春天、三月，才突然找到离去的道路

破了一个洞

裤子上破了一个洞还可以补
一只梨破了个洞，可能是虫洞
例子很多，不一一枚举
破了一个洞，无非是说一事物
本来完好，出于某些情况
整体上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但并不严重，只是破了一个洞
（好了，不许动。）

昨天，补诗

不是非得每天都要诗一下
有时没时间、累，有时没心情
想诗也诗不动。有时，根本没有诗
不知道在哪，周围到处不见
抬头看，也不在天空。那时候
要是还想诗，就硬诗几句，诗完了
也是空诗。虽空，但看着也实在
昨天，在阳光里，我看着一些尘埃
做布朗运动，看久了，便觉得几分莫测
但反过来想，那也是因为看久的缘故

星期五、焦裕禄、猪肉。64记忆给又黎

1989年，下午。想不起哪月哪天，小学五年级
校长在校广播喊，让大家到礼堂看电影《焦裕禄》
我们看得眼泪稀里哗啦的，兰考，防风树什么的
结束完了听讲话，北京首都、解放军烧烤之类
那天星期五，阳光灿烂，学校早早放学
我和老爹，他骑自行车带着我回家，中途
在裘石湾村口，称了2斤肋条肉（也可能是
板油，不记得了。那会儿，你才-2岁。）

2件事情，空诗

2月14日，约旦河西岸
3名巴勒斯坦人（2名15岁少年
和1名17岁女青年）在不同事件中
被以色列军警打死，其中
一人被打成重伤（总共4人）。
事情二：2天后，2月16日
2只抹香鲸在江苏海岸搁浅，其中
一只已被打捞上岸，等待解剖。
三、中午。一个人在中午的阳光里慢走
连在脚底的影子跟着她在地上移动
因为走的慢，反倒像是那个影子在拖着她走
但这怎么可能呢（在已有的世上）

王羲之的潜艇

在过去的15分钟
我吃了3碗饭
3碗，满汤满水
白花花的米饭
不是因为饿
是饭煮多

1,000,000万个概念

太阳比苹果大
苹果又比盐来的甜
盐，没什么，是世上的盐
相当于世上的光
开场白就这么几句，以下正文：
一个女人（好看的那种）她睡着了
流着口水，从高碑店到梨园
中途在北苑站醒过一次（接了一个电话）
她在梨园下车后，像昨天一样
我又坐过了站，又从土桥返回临河里。

选举日

天上有且只有一个太阳
它烧得太光芒
照亮整个天空不够
再往下，又照亮大地
我的心里也有一个
太阳（只是比喻，
差不多类似的东西）
它比天上的那个

烧得还要厉害
但不经常烧，平时
找不到火了
我会拿它来点烟

想表达一种可有可无的概念

门开着。开门的人
忘了打开的方法（很突然）
她只有关好门
2、推开门
之后跨过那道门槛
离家出走
当然也放弃归来

主要想增加消费一首诗的难度

还有一种情况
并不存在
但好用
如果我们只是把
三角形的4个角
削去一个

又没造成重伤
而不是
在下班路上
毫无创意地遇见
人民和他们的心思

没想法，随便写几个字

外：我正在外面走路，天空好黑
萝卜：它让我想起外婆，我们太久
没见，大概也没机会再见。好：
好很好，没有比好，还要好的字
但是：但是什么？
天空这么黑，怎么但
我可以往天空方向射去，但是不太会

好久没见离， 她从印度回来 有半个月了

在十二月遇见离
不如在一月遇见离
作为一个少女，离
她比少女时瘦小了许多

但如果离，她是
一个天蝎座的女人
她又在远方
找到了她的菩萨
一月就是这样
每个妈都是
一个孩子他妈
我记得2000
还是99年，网吧
还是拨号上网

生物

它小小的，灰尘那么一点小
停在“惠新西街北”指示牌上“北”字
发出的其中某条光线上，不动
1986年我见它时，它还没这么小
它和一头和它差不多大的白鹅
一同站着，对我说它马上要退休了
山水又相逢，我很高兴我们还能再见

一个女人站在地铁口哭着问为什么3

前天我说过3句话
说过就没了
不是我想不想起
那3句话我记得
更不是说说了
等于白说
不是这意思
这没意思
是那3句话
我说完
它们就没了
所以，So
随便扔（小虚知道）

一个女人站在地铁口哭着问为什么

2007年12月3号，16:35分下午不是现在
现在是7:39分，晚高峰，2016年

-0.1

有那么些时候
（比如去年这个时候）
我的感觉不是一般
不好，仿佛再差一点
（就那么一点）
它就成了假的

冬天

（我们看不见）
雪，停了
她停在路上
一个女人
从前天下午起
她就一个人
停在那儿
停着，不动
（这不重要）
一匹马停在路上不动
（我们还是看不见）
一匹红马，红棕马
还是什么鬼马（不重要）
还是说干脆一只鬼

停在路上方，静静的
（反正我们看不见
也不重要）
女人有时在数钱
不数的时候，停着
完全不动
从前天下午
下雪的时候起
现在，雪停了
雪一停
女人就走了
（我们更看不见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
她一走，又一个女人
走到路的对面
（我们不想看见）
她不好看，人又丑
前天下午
下雪的时候
我在路上见过她
与上一个女人（我们
已经看不见）
完全不一样
她一边走
一边在打电话
（我们听不见）
她走远了，远到

（我们想看见
也不可能）
我们看不见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雪，已经停了
雪在下

带着任务来的人

下午，一个人
敲开我的门
说跟她走一趟
我问什么事
她也没说
只说去就知道了

但见泪痕湿

一个女人在路上走
低头听着耳机
她在听什么
我不知道

但她为何停下来
突然停在路上
望着一棵树（或天空）
这个我想知道
也不知道

关于你

是关于你
但说的又不是你
是你，可惜你又不是
你在天上跳
那不是你
你还在路上走
只是那更不是你
那是你
你是一个女人
但你是吗，你不是
你不是女人，你
也不是，是你
而不是你
说的就是你，是你
但你又不是女人

而是你，而不是你
你在天上跳
在路上走
但那不是你
不是的，那是你
你，而不是你
你是女人，而你
你又不是女人

12月3日生日为虚度36年而作

一个人被生下来
活着，然后自己死去
以前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
还有那些我不想
知道的，也算

写诗

一首诗写完后
把它存起来

碰上合适的时候
发给朋友看看
一首诗（好诗）
是一首已完成的诗
写完后，它不会
再多出一行
也不会因为
天气不好
而发霉
它是一首诗
（好诗，或许
并没那么好）
已经被写出来
在一个有阳光的上午
7行，或十行
不会更长了
一首好诗（或许
并没那么好）
它不需要太长
可如果短
也短得合适
它是一首
写给朋友看的
好的诗（或许，它真的
并没想的那么好）
但又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在阳光下写

会写的更好
但它不一定
会更合适
它已经写完了
一首诗，写完后
我们接着写
另一首诗

一棵树斜着并与地面垂直

有没有这样一棵树：
白天我们看不见
到了晚上，它是路灯下
一棵常见的树（杨柳
要不长的像银杏）
一棵硬来的树
冬天不落叶
更冷的冬天索性横在路上不动。

中午，一个人先快后慢走过马路

如果稍早
我不在阳台

她大概也不在那儿
要是放在1986年
我想那会是一辆卡车
拖着钢筋
慢慢开在路上
这么看来，中午
并不是关键

中午的木匠

中午，吃饱饭
木匠坐在堂前抽烟
一个外来的木匠
他不说话
坐在中午的
阳光里，安安静静
望着锯子的反光
我端着饭
站在他旁边
那是1986的中午
我望着他
望着的那些反光

我们在2000年相识，to M.

她扮演一个佛教徒
脑顶开出了花，在昨天下午
烧水的时候

在一根头发上
打3百个结
她有时这么想
也这么做

电台，在播放
过时艺人的
热门歌曲，星期二

厨房外
机能衰退的酷孩
在沙滩扫雷
脖子缠着电线
准备好了
随时能通电

1986年，小雪

走在雪地里的白痴
脱光裤子
不知道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初
白痴白花花的
她不知道照这样走
走得太容易
很容易会走过头

语什么言

昨天这个时候
我坐在这条椅子上
从早上10点，到
傍晚5点21分
我喜欢上面的棉垫子
今天是昨天的
后面一天
10:23分，上午
正好我又坐在
这椅子上
从昨天上午
在椅子上坐下

到今天一天
在椅子上坐着
我在想一个问题

武林

它是一座山
同时也是一个热闹的地方：武林
去过武林的人知道
武林不但热闹
安静的时候
它也非常安静
高手们身无分文
站在冷风里没有动作
街上的银杏树
还没到傍晚
树叶就落了一地
什么是武林
很久以来，武林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武林又是一座山
作为一座山，武林
并不在武林这个地方
它离武林至少还有

上百里远
从武林这边望去
武林非常模糊
只有去过那里的人
才知道武林
是这样一座山
山很安静，普普通通
从山这边远远望去
远处的武林
非常模糊
武林是什么
不论山
还是一个地方
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两天通县会下雪

这会儿

凌晨，02:23分
一辆黑色丰田
在路边停下
它在路边停着
这会儿是2015年
一个凌晨，02:23分
(下雪，还要等些时候)

这辆路边的丰田
启动后正加速离开
我看着它拐弯
消失不见

常常

一条宽大的马路
沿着路往西走
我从没走到过头
往东看，路上
明显没有马
这些也就算了
更要命的是
它实在太宽
我从路的这边走
走了三个月
天空还没下起雪
或走到路对面

缅甸

我同意每个人
都有一颗原子弹
在这之前，我同意缅甸
大部份地区
属热带季风气候
而4月是它最热的月份
（平均气温30）
我当然同意真理
和上帝
同时跃出海面
干杯，缅甸
干得漂亮

英语

把它
放在手上
不同的老虎
走去
不同的
山顶

写作

我要写什么
有什么事正在发生吗
打开窗，看看外面
差不多冬天了
天空照旧
空空荡荡的
上面连一根稻草都没有
我不知道
除了困苦艰难
什么事都没发生

检讨

不要再问“我从哪里来”这种鬼事情
我问了至少有3次，3次我都提前睡着了
更不要问我要去哪儿
我要去美国，去那里接着做一个语言不通的烂人
但一时半会的还走不了
菩萨，我要检讨：
如果可以，连饭我都懒得吃；
2、即使吃，这种日子，我又怎么吃得下
你最好，请告诉我剩下的1、2、3

移动

从A移动到B

需要A和B

不在同一点上

否则，移动为零

2、或者轨迹为

A、B都处于其中的

一条闭合的线

3、其他可能

巨兽

巨兽是我放走的一粒尘埃

我用刻刀

在上面做了洞

它现在在亮光里翻腾

光有时也穿过它

秋日感怀

我没兴趣知道马克思主义过没过时，马
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资本主义的丧钟
到底在什么时候敲响
要是响了，大半夜的这个钟谁来敲
大部分时候，我吃饭、睡觉
少量时间用嵯县普通话写写诗
明白祖国是我的母亲
而我妈为什么愿意相信菩萨
她今年71了
虚岁，1945年属鸡

2个一天

有一天多云转晴
傍晚晴转多云
另一天只是多云

主持

好久没有喝到可乐
阳光射在路上
迎面走来秋天的乞丐

慢点

就在我从路上捡起一片树叶那会儿
一个大师从南边急急忙忙走来
他要走了我的树叶，还抛下一句话
阿弥陀佛，他说：你看见那架飞机了吗

2个人和一些浪花，给晓晨

绕着一盆植物走
走2圈
感觉走多了
倒过来走3遍

一起走过的日子

to M.

过去的日子已经过去
它没有一万天，至少也有5000天
在这5000天一起走过的日子里，我们之间
最远最远也没有超过2千公里
不管远和近（就像今天，你在地球的反面）
我知道你对我有情，我对你有义

写生

看着一个山尖
相当于只看着一座山的山顶
山不远，朝它吹气它不动
这山也不高，我用一根手指
正好从下到上把它遮住
（当然，这其中不包括山尖）
山尖在山的高处，它是山的尖顶
（傍晚时分，我不想别的，只是看着
这个陌生的山尖）它有多陌生，它就在
我熟悉的山上，我看着它，就好像
不知道看山的哪里，它就在山上
山的顶端，没有比它更高的东西（天除外，
它在天空下面）更没有什么东西比它

还要陌生，周围
静静的，山和天空
我不想别的，只是看着山
和山的这个尖，看久了
也就不看了，没什么意思

回信：潮白河的钓鱼季 基本在10月中旬结束

昨晚上2个
上午起来
5个已经白肚朝天
不到中午，又去了两
不是。是昨晚上3个
上午死了7个，中午不到
又有2个砸巴着嘴，浮在水面上
也不是。是昨晚2个，早上4个
中午不到点，可能3个。搞不清
总之，一帮老兄所剩无几（还剩3个）
我换了新水
它们立即沉到水底不动
2、至于革命，革命这种东西，我经常说
不是发条短信给大哥
告诉他有空多打打高尔夫、

钓鱼就完了
这是不行的
而且自始至终
人民什么时候胜利过？

厌世

比如随便给我一个字：啊
我要用它来干什么
不要给我

在世上

你今天为什么这么伤感？ Jimmy
你今天才3岁零4天，还有那么几小时
你躺在阳台不动，不说话，陪我抽烟（你睡着了吗？）
我为你放着《嗨，犹大》，还是《嘿，裘》
什么的，感觉还没你老。

踩到一个影子，它动了2下

我想写一首诗
我正在写
我想写一首
关于桃子的诗
正好，我的手上
握着一只桃子
我边走边吃
一边往手机里输字
是不是有些奇怪
桃子还没吃完

大

我经常走路
在空气里穿行
当我停下并且休息
我不说话
抬头看看天空
我也经常不走路
那时候，我在吃饭
也可能已经消失
我经常消失，消失后
总觉得还没吃饱

一个小说提纲

1986年，因为感到孤独
我时常退化成一只羊，少顷
又变成一只贝壳。我是怎么知道
这件事情的，我不知道。（有一天下雪，我来到门口叹
气，看见门前的水沟里，躺着一个要饭的，仿佛一头来到
世上的鸽子。我难过极了，站在那儿，想了会儿世上和鸽
子。）

蒙古

中午下着雪
一头红马朝我走来
马背上冒着热气
嘴里吐着白沫
这是一头全红的母马
它走到跟前，小马
刚刚好落到地上

喝酒，给而戈、杨黎

我当然不喝，嫌麻烦，人也累
你（杨黎）也不喝，戒酒，什么因为爱情
而戈那必须喝点，没理由不喝，话也多
对饮成3人，时空，在这会儿还算得上问题
谁说了算，也不重要，基本没重要的事
除了诗。我们是诗人（骄傲的），说什么、
怎么说，它都是诗。不说也是。不说
（无语或沉默），抵得上以往写的全部
11点不到，就地解散，在一个
老龄化世纪，谁埋单都行

1964年3月6日

01:50，醒来
看2条微信
（碟中谍5海报；2、
一支创业洗脑广告什么的。
这都什么时候了）
来阳台抽会儿烟
看看群芳南路上的路灯
室外温度23，微雾
回卧室取手机（Jimmy的枕头
掉在地上）

回烟台（阳台）
抽完烟
想会儿诗
坐在海浪上
再歇会儿

诗，for Jimmy

“在不远的未来，印度松鼠将占领地球
并把它啃成一个正方体。”

我们离开大路
逛入乌漆麻黑的树林
四处游荡，呼唤唯一的
保护神现身：
头上烧着篝火
在我们眼前乱蹦

在明亮的时代里

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人停在路对面数钱
我朝她挥手，示意她快些逃走
她看了我2眼，没有动

如果这事发生在1987年的下午
阳光明亮，她可能还记得我

厚实

一个晚归的女人
低头走过2棵
树叶厚实的银杏
考虑到她是一个
晚归、并急着
回家的女人
她没抬头
她应该
抬头
但是没有
但是这又能怪
谁呢

夏天的伙伴

午后的阳光照射在破碎的浪花上

岸边，一个瘦子光着上身站着没动
我坐在露出溪水的石头上休息也抽烟
后来他对我打招呼，说：你回来了。

端午

我是不是醒着
我睡着了吗
在沙发上躺着
与地心引力保存垂直
屈大夫，你今天
有没有写诗
兮了没有
告诉你
你的国（现在它很大）
差不多还是老样子
天空要多晴朗
就多晴朗
多涣散
它也不会
统一到哪里去
从早上10点醒来
到这会儿（6：26分，AM）
我还没刷牙齿
哪儿也不想走动

而要是感到饿
我不饿
只是有些孤单
Jimmy和他妈妈
和他外婆
去小长假旅行
房间的植物
摆在院子里晒太阳
我在看Top Gear
第19季的第三集
40年前，那辆时速8公里的车
被永久性丢弃在月球上
我不怎么相信
有什么外星生物
所以它很可能
还待在原地：
一种超现实的或者
超级现实的感觉。
你懂的（反正我不懂）
我不是一个
正宗浪漫主义
最多走路有些发飘
我们不是一路的
但这无所谓，对不对
五月初五，今天
是你的好日子
作为同行

没什么可表示的
就这么写几句

12

我完全不知道
12作为一首诗的题目
它究竟有什么写头
从一只松鼠到轮回
想了45分钟
仍旧没找到
它的形式
我不打算换个名字
也不想凑齐12行
我知道，我
一点也不愤怒

包法利夫人

十多年前，2002年一个早上
竖洗完头发，出门去城里上班
他忘了带打火机。过了会儿，他回来了
说：张羞，我不去上班了。什么意思。
我躺在床上，点燃一支早烟。竖不说话
点起烟，说：你说张羞，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点起烟，叹了一口气。我明白。
活在当下什么的（那会儿还没流行这些口号）
那天打雷，又刮风，抽完烟他又上班去了
这么说，那就是在13年前，那个傍晚
竖回到家，说有本书不错，叫什么《包法利
夫人》，写得挺好，竖说。讲的是一个叫
包法利夫人的女人，她挺可怜的。

喝水

一个从聊斋跑出来的女人
在群芳南路遇见散步的梁山伯
由于时代原因，2人只是简单地握了握手



感谢：杜 金柱

编校：李 唐

作者/装帧：张 羞

出品：坏蛋继续出版 2016.10